宣講彙編

卷弍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6
2

宣講彙編卷之二

厚族獲報

篤宗族一事要做大事業專靠那富貴有力量的人怎麽專靠他祖宗既遠不能保子孫戶戶都好專望那好的子孫保全補救使祖宗無不平之恨者就是成孝大功德譬如父母生幾個兒子中間有個富貴的有個能幹的顧盼那幾個都有吃有穿父母豈不快慰者等孝友功德福祿也是不窮的了而今富貴家不肯厚宗族總是怕子孫不寬剩想你那愛宗族的心自然不敵你愛子孫的切却不知千古愛子孫的人正是那千古愛宗族的人而千古愛宗族之人即是千古愛子孫之人今且說一個極愛宗族肯吃

F0156-(2)

大戲後獲大利的與衆聽聽講宋朝賢人范文正公名叫仲淹極窮隨母下堂十四歲時才知他有本宗立刻回家又沒得屋坐寄居廟上發憤讀書每日吃粥面上畫一十字分作四顫他說要者樣分派才餓得匀平冬天冷在書房圍衙走身上走熱和了又坐起讀你們看者也就苦之極了到十九歲入學仍是個窮秀才那范文正雖窮他全不在意常說我異日做官要與天下同憂樂鄉人都笑他及到二十歲果然中了進士做內官慶歷二年出征西夏爲元帥三年入朝爲宰相每年俸銀十萬至是廣有蓄積夫人與四位公子都勸置買田產起造房廊文正公聞之不覺凄然說

道謳叫聲妻與孫兒切莫那講今日裡細聽我詳說的端想范氏宗與族雖多派衍在祖宗均都是一脈流傳始君雖是一脈到底有個親疏我今日又何必親疎　辨須當要存得意一體同觀不枉祖宗餘年積功行善我一人　發達得做高官父親做官原是父的能幹與祖何干做高官原非父自己能幹叨　宗在陰靈庇佑多年二十歲父已立賑濟誓愿今應該一族人均受同須就是賑濟也要自己豐足我若是獨一人自居盈滿也不管族中人啼飢號寒。者是個自了漢何足爲算。身死後見祖宗有何面顏父親置了田產再賑不遲急肥已緩肥人祖宗看淡全不想一族人望解倒懸薄宗族壞根本天怒人怨你子孫縱享受定難綿延依父說來又將何法以賑濟之從今後爾若輩不必埋怨聽父言篤於親以格皇天切莫說一定要安排家產回蘇州先贍族廣置義田。　夫人與公子們一聽此言俱服公的高見都稱盛德於是在蘇城外買

田千畝每年收谷八百石文正公定條欵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件嫁女者五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老者三十千葬幼者十千族之聚集舉火者九十口擇族中年長有德的人經理賬目每年報消安置停妥然後自已薄置田產於蘇州城內買陽宅基址有地師說此地當發屢代科名文正公說與其我一家發功名不如一州發功名遂捨此地建修　聖廟培一州文風蘇州果然科名鼎盛文正公一族頌德一州頌德傳之天下莫不頌德後公享上壽無疾而逝家無餘積朝中官員四方吊客惟蔬飯而已族人男女內外莫不扶老携幼登堂痛哭曰〇千萬聲叫相爺（悲聲）齊放一族人鬧嚷嚷都喊上蒼怎不把大恩人長留世上老天爺你把他請向何方他憐我每日裏分給供養他憐我每年間分給衣裳他憐我貧父母有錢安葬他憐我窮姊妹縫製新裝者還是領回家安置停當還有那九十口同住垣房自古來未見有者般仁讓苦攂你幾十萬花費錢粮（相爺）難道說你兒孫你不思想况且你苦讀時煮粥燉湯爲甚麼把俸銀大家分賞可憐你待族人痛入肝腸世上人享富貴裝模裝樣親與疎那管他斷食絕粮我族人生（成的）貧窮骨相若不是相爺恩多少死亡到如今親友們處處誇奬都說我宗族中出個佛王（相爺呀）你如今爲神明定在天上你如今見祖宗定有輝光你子孫我族人又是瞻仰還要你默佑他富貴綿長　那吊客莫不下淚鄉里同尊公爲地府冥王

公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位列顯官、純仁繼爲宰相、體父志、又增置義田千畝、子孫世世富貴不絕、至今千百餘年、惟范氏義田尚在、地方官奏設規條、文正公嫡派子孫、計口分授、你們想爲子孫計長久、那有到千百年的者、是不是千古第一個愛子孫的人者、人卻就是千古第一個愛宗族的人、他厚買義田、薄置私產、而竟致子孫永遠的富貴者、是不是肯吃大虧、而終獲大利者耶、你看他從前那樣困苦、一旦做了大官、若是别人窮怕了的、不知何等吝惜、而今鄉間有從前落寞的、後來掙得幾個錢、輪起磨水吃達、父母兄弟都只落得光眼看住、何况族人、你聽他坐倒傳教子孫、說狗賣切莫信人說施濟的話、你窮了無人施濟你哩、一文錢不落空、緊緊記倒守着把施濟當作落空、所以宗族們一口水、都喝不倒他的了、殊不知產業廢興無常、有傳一再世而廢的、有卽其身而廢的、後來名聲反不好聽、將文正公來比想、莫要錯過了呵、你們又莫說定要像范文正做宰相、買立義田幾千畝、才厚宗族、但厚族一事、隨你力量大有富貴的厚法、有小富貴的厚法、如見有少衣缺食者、卽與一件衣、捓幾升米、或佃点田地與他耕種、收稞不見盡、或借点錢與他作生理、不言利息、强者抑之、弱者扶之、鰥寡孤獨、額外加厚憐恤、必使得其安全、又有明季劉子平、每逢節氣、必治湯餅、邀會族人、有不至者、再三召之、不使情隔、有口角言語挾嫌者、一一從中解釋、必弄得你往我來、相親相愛、此均謂之善於睦族人、總要從

祖宗仁孝上設想上天未有不默護者矣、

敬兄愛嫂

宋朝有一鄒子誠家道小康爲人本樸娶妻羅氏生一子名鄒瓊年方九歲、羅氏染疾而亡、子誠見妻亡子幼、無人烹調洗槳只得繼娶吳氏誰知吳氏幼失教訓、嬾惰悍妒方其初來時也還知道敬夫愛子撿持家物、及年餘生下一女乳名鄒瑛便存个先後之見、將鄒瓊漸漸嫌賤兼之摸着丈夫性格、是个懦弱無剛的人便本性、復發中饋不理、每日坐吃現成將鄒瓊當做奴一般、待叫西指東、端茶送水、稍有不到處不打即罵子誠設或說了幾句、他便閉嘴放潑連一彎都驚動了、因此人與他取个混名叫做蜈蚣蟲、子誠原是个本樸人見妻如此無可奈何凡烹調洗槳之事甘願親身出做不張惹他誰知慪氣太甚染下疾病醫藥罔效看看病已臨危、見鄒瓊在側遂一手扯定哭道手扯姣兒好悲傷不由爲父泪汪洋只說將兒來撫養、長大成人把老防誰知災禍從天降爲父得病臥牙牀、爹爹不必悲啼須要將息病体兒吓、倘若爲父歸泉壤丟下姣兒怎下場、設若你毋命不喪爲父縱死也安康、爹爹、是死不得的呀都是兒的命多艱九歲死了親生娘、此時只說兒未長、無人烹調與洗槳、因此爲父四處訪、才娶吳氏來塡房、只說賤人有志量撿持家物待兒郞、誰知賤人牛馬樣、歲餘忽然變心腸中饋不理性子強將兒嫌賤少慈良幾回打得不像樣爲父抱痛在一傍、爹爹呀這都是兒未能順

母親之心、故如此爹爹也莫怪母親兒吖、只說爲父壽長享、我兒縱苦也無妨、孰料天不替人想、使我父子要分張、爹爹不必說此斷頭話、人吃五谷生百病、漫漫是要好的、兒呀不能彀了、倘若爲父把命喪、我兒耐煩過日光、凡事順着母志向、吩咐做事莫怠荒、免得發怒動棍棒、兒怎受得這刑傷、爹爹放心、這些兒都曉得只要我兒聽父講、自古人心非鐵銅、你母見你勤孝養、終必改換惡心腸、那時須要立志向、發憤攻書在學堂、若得姓名登金榜、爲父九泉也有光、更有一事記心上、成人早些配鸞鴦、無後爲大聖人講、接起鄒家這爐香、說着說着硬喉嚨、快請你母來病房、鄒瓊聽了、忙去將母請來、時子誠已不能言語、惟以雙目望着吳氏、以一手指着鄒瓊、流泪而逝、可憐鄒瓊不敢當着晚母啼哭、惟在背地悲傷而已、一切殯殮隨母親草率安葬、自此以後益無忌憚、凡井臼廚竈之事、概令鄒瓊去辦、可憐小小孺子、每日腳不停手不住、担不起的也要他去担、拿不起的也要他去拿、亦惟是暗地哭天、以不能得親之心、爲恨并不怨母一聲、時常體父臨終之言、將晚母殷勤侍奉、誰知江河易改、本性難移、吳氏總不喜悅、每格外刻苦、少有差誤、不打便罵、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鄒瓊長到廿四歲、鄒瑛已是一十二歲年庚、雖小知識倍開、正所謂犁牛之子騂且角、每見母刻待其兄、時常苦勸、母不以爲然、以後凡遇母痛打其兄、卽哭泣以身護之、因此其兄不至受虐、及鄒瓊長到廿六歲、吳氏總不與他婚配、瑛苦勸不從、一日乘母喜悅之時、乃

跪地哭泣勸道〇鄒瑛女跪塵埃尊聲母親聽兒明姣姣兒呀快些起來有話只管說來常言說人子不道父母過兒今朝要做一個帶罪人不得不已說幾句請我母親自思尋為娘有那些錯我兒你起來坐倒說羅氏母早喪命丟下哥哥年青春爹爹纔把母來聘年餘生下小鄒瑛這是為娘的命好嗎那知道爹爹不幸把命盡我母就該莫偏心將兄長撫成人娶媳生子接後程爹爹陰靈也安然外人稱母賢淑人非怪我不為那個雜種完配娘想古人卅而娶不兄長年紀还輕嗎為甚麼不思忖將兄視如眼中疔尋些事來凌辱甚不打即罵起毒心全不想我鄒門母親未生兒合弟只有哥哥一個人倘若磋磨廢了命鄒家豈不斷了根況兄長安本分不念母供盡孝行烹調洗漿不遲鈍端茶送水把歡承這就是母親的

好命別人生的兒福氣享現成母親呀為甚見兄便生恨年長不與配姻婚又道是山中曾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母頭未栽長命草終久是要命歸陰那時子絕孫又亡媽呀難道你自己閤進土眼裡不曾勸母親改心性前後事務想一廵女兒年紀嫩說話不中聽還望母親恕兒罪指点不娶嫂的情　吳氏被女兒一席話說得無言對荅遂罵道你這个丫頭每護着那个奴才今日又要與他娶媳看你有那個力量的話為娘就無那个力量瑛忙答道母親若無力量娶媳女兒就有力量討嫂吳氏說道你這小丫頭口出大言為娘就任你施為我要看你有力量討嫂的哪這也是吳氏量着女兒無此力量那知鄒瑛即去命兄長至隔壁請

王大脚做媒說合本境荊翁之女爲室及後凡納采下聘延賓治酒諸事俱是兄妹二人經理全不使母操心及至接到家中瑛引着嫂嫂參拜母親吳氏敢怒而不敢言而且羞愧難當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却說鄒瑛雖娶了荊氏忽又想道古人云讀書的如金如玉不讀的如土如泥奴想兄長如今身長歲大一字不識後來自家怎樣爲人且被人談論知道者說我母親不慈不知者反說是我鄒瑛叮嗳故使兄墮落終身此事奴若不曲全于心何安遂來對母說要兄長出外攻書其母起初不允後因鄒瑛跪地不起吳氏愛女心切不得已纔命鄒瓊就學瓊暗地感謝妹子不盡別晚母讀書去了不題且說吳氏自女兒將荊氏接

到家中初來時也還帶得稍可久之漸漸磋磨起來瑛勸其母曰嫂今離父母而事人之父母甘苦不能自主正多憂多愁之時我母正宜愛厚以安其心又何可無端刻苦而使彼吊長夜之淚乎吳氏不聽甫過數月便不准荊氏吃飯瑛又勸道母親哪人之兒女無異己之兒女自已之女則飲食欲其豐別人之女則顆粒皆不與這是母偏愛之處且嫂乃宗祧所係之人爲我母終身之所依靠者柰何刻待若是而遺悔於後日耶吳氏不惟不聽反將女罵了一番瑛知母心不可挽乃暗地偷飯於嫂吃而又勸荊氏不必憂慮妹終必要勸母回心不令嫂長受折磨也荊氏深感謝之又過數日其母見荊氏無恙心中想道這个賤婆娘才是个怪東

西這樣餓都餓不死、莫非鄒瑛這个丫頭暗裡顧恤、於是一計未
了二計又生、遂拿些極苦的事來磋磨他、總要把他磨死方遂心
願、瑛見母如此、凡事都去幇辦、比荆氏還更要苦些、吳氏見女兒
每事幇嫂去做、瑛係他親生之女、怎捨得勞苦他、就把這苦念頭
停了、每日單尋荆氏的過錯來責打、鄒瑛知道他娘的心思、亦不
對嫂說明、一遇嫂有失錯處、不令嫂知、卽先去對母曰、女兒一時
大意、把此事做錯了、望母寛恕、以後甘願小心、吳氏亦明知是荆
氏的錯、見女兒代爲認罪、一口認着是他錯了、亦不好責打荆氏、
只想暗暗窺荆氏的破綻來打、忽一日晌午荆氏將小菜多放了
一點鹽、吳氏吃入口中苦鹹難堪、遂將荆氏喚至堂前、舉棍欲打

鄒瑛忙以身護嫂、泣曰、此非嫂錯、是女兒之誤、打嫂不如打女、吳
氏罵道、你屢次替這个賤婆娘遮飾、今明明是這个賤人瞎起他
媽兩个眼睛多放了鹽、你還遮飾何來、說畢舉棍便打、瑛急忙抱
着棍子跪地哭道、　鄒瑛將身把嫂護、双手跪地哀哀哭、尊聲母
親請息怒、細聽女兒說明目、爲父母以慈爲主、不可存心太狠毒、
兒想母心是肉做、然何沾着就動粗、不念嫂嫂多辛苦、自到鄒門
甚賢淑、起早睡晚做活路、克勤克儉扶家物、母親修到這媳婦、就
該愛厚當心腹、然何把他來厭惡、借故生端去凌辱、找些難事去刻
苦、不使住手稍停足、兒想家中難久住、女工活路要習熟、因此每
事幇嫂做、免得後來受逼促、誰知母見心更惡、窺嫂錯處把氣出、

過過塲塲難得訴舉一可以反三隅猶幸嫂嫂知事務每每認罪
甘低服只說將毋漫感悟誰知刻薄更愈初今朝嫂嫂把菜煮將
鹽放下去喂猪是兒不問太粗鹵將鹽又放鹹澈骨母親吃了四
惱怒拿棍打嫂愛怨疎媽呀莫說此事是女誤就是嫂錯未犯出母
親然何氣估估揔要將嫂命嗚呼媽呀何不拿轉想一度女兒豈能
長在屋倘若後來嫁出戶原望公婆恩愛奴設或婆婆也像母母
能忍得心也不嫂嫂也是人女做何不將心比心腹勸母今後要
大度莫把嫂嫂來凌辱要打女不辭痛楚情願替嫂受鞭撲母親
若不把嫂恕女兒跪死不動足　鄒瑛哭畢跪地不起吳氏一見
心都痛熱了即忙扯起指着荊氏罵道你這賤人本欲打死你念

你妹妹來講情姑饒了你以後須要小心如再犯到老娘手裡要
許你八字單上揷針追你的狗命嘞荊氏連忙叩謝而退瑛恐怕
嫂嫂惡氣又來安慰一番却說鄒瑛雖係女流平日這樣會事人
人皆稱為女中君子巾幗丈夫是時有一士子姓吳名中和家道
富豪與鄒瓊同窗攻書聞其賢淑欲聘之為妻歸家謀及父母遣
媒妁來鄒家議婚吳氏心悅即以瑛許之及至于歸之日瑛將母
苦勸一番然後上轎自到吳家之後凡於公婆丈夫妯娌面前無
不盡道即一家大小亦莫不愛重於他及已嫁未嫁的姊妹咸相
謂曰彼為小姑時何等會事我們須要學他切不可落於小家為
彼取笑瑛遺嫁年餘即生一子甫數月抱之歸寧荊氏因平日受

過恩德自然感謝不了所以把瑛之子當作珍寶時常襁抱不離時値寒冬荊氏臥房放一火盆同瑛烤火時兒睡熟荊氏放在床上與瑛出外閒望兒忽醒滚於火中荊氏聞聽哭聲忙入室視之見兒墜于火盆急忙抱起額已燒爛嚇得面如土色母見大怒兒罵荊氏不已瑛忙說道我臥嫂室自不小心將兒燒了不與嫂嫂相涉母親休要錯怪他吳氏怒猶未息忙請醫調治服藥不效兒竟死荊氏甚不過意想道小姑待我何等恩德今分毫未報反將外姪燒壞負德若此何用生為遂忌氣不食鄒瑛平素雖甚仁慈今兒燒死難道又不心痛只因嫂本無心方且悲愧不已若我亦悲痛是逼嫂以必死也遂忍着不哭反辦些酒飯來至荊氏房中

勸道　挽壺兒把酒勸尊聲賢嫂量放寬承賢妹好意惜愚嫂不会吃酒嫂不吃酒妹不議嫂若吃了妹就言罷罷為嫂强吃一杯賢妹有話請講今日嫂嫂眉不展莫為死了你外男是愚嫂大意了叫我怎能丟心嫂嫂怎麼那們講常言壽夭總由天乳子死了比屁淡嫂嫂為甚飯不餐乖乖的一个兒被我誤殺叫嫂又怎麼吃得下喉喋該是為妹福分淺命中剋子少兒男前日得夢甚兇險賢妹前日得个甚麼兒險夢呀說我母子難兩全兒若安然無災難為妹必然喪黃泉賢妹既得此夢怎又不對我說於今姣兒把命斷妹能多多活幾年此事原是亭一件因此為妹不愁煩母不知此情一段將你咒罵出惡言母親也本未罵錯呀還望嫂嫂想寬点生死不由人操權以後每頓吃盌飯為妹心下纔安然嫂若憂氣飲食斷為妹回去罣心間與其使妹心罣欠

何若嫂嫂開笑顏、況妹年少、嫂大点、不久定又生兒男、勸嫂今後莫傷慘、將此小事丟一邊、　荊氏聽得、終不肯食、瑛再三强之、荊氏方纔飲食、瑛以後俟嫂食、然後自己纔食、隔數日、見嫂畧畧寬懷、遂辭歸吳氏、恐伊公婆見責、命人送之、且說瑛歸家、對公婆將兒死之故說明、其公婆不惟不忍責罵、反恐瑛憂氣成疾、忙用些好言勸慰一番、送瑛之人歸、具道其事、吳氏聞之、不覺天良發現、嘆道、彼之嫂固如是慈愛兒媳、我亦人嫂、何遠不如彼、旣錯了錯了、從今我把這惡心毒腸改了、一則免夫含恨於九泉、二則免女躭慮於婆家、三則免遺臭名於鄉里、豈不是好、自此之後、遂化為慈母、誰知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鄒瑛忽然得病、醫

藥罔效、信至娘家、荊氏聞之大驚、欲去省視、因婆要去、只得在家照理、然心中總是悶悶不樂、想道、小姑為我費了無限苦心、今被得病、難道我就想不出一点心念來報荅他、但我一个婦道家、原無遠識、只有求神保佑而已、於是辰午晚三刻、手捧信香至後園當天祝告、不題、却說吳氏去至吳家看女、忽一夜、鄒瑛夢一神人以紅丸相投、瑛放入口中、一哽而醒、自後病疾不藥而癒、吳氏耍了廿餘日、同瑛歸家、及至攏屋、不見荊氏來接、但見後門半開、母女俏俏來至後門竊聽、只見荊氏捧香三炷、在薗中跪地祝道、

一炷香、插薗庭、禱告南海觀世音、為的鄒瑛妹得病、不安寧、伏乞菩薩要憐憫、甘露遍地傾、救苦救難有感應、保佑我恩同再造的

妹妹萬病回春、 二炷香達天廷、祝告北斗解厄星、想起奴的夫、鄒家一根苗、若非小姑苦哀懇、怎得讀書交伏乞星君顯威靈保佑我恩重如山的妹妹福壽康寧」 三炷香通幽冥、哀告地府十閻君哭聲荆氏女無妹焉有今、近因小姑得病症、長齋吃三春、伏乞冥王莫勾命、保佑我恩深似海的妹妹永享遐齡」吳氏聞之不覺失聲、對瑛嘆曰、難怪你夢神人打救、皆由尔嫂如此所感、荆氏掉頭一看、見是淒與妹、郎忙起來延入中堂、祈恕未曾迎接之罪、瑛亦拜謝救命之恩、具道病好之故、荆氏不勝歡喜、留瑛住了月餘、方歸、後鄒瓊與中和俱讀書成名、瑛連生五子、登進士者四、惟吳氏方瓊、成名時遽以病終此皆不慈之報後瑛壽享期頤談笑而逝荆氏亦以壽終兩家子孫俱簪纓不絕

争死救嫂

臨潼縣、有一人名白雲高、家屋豐足、爲人忠耿、娶妻孫氏、性極賢淑、相夫有光、所生一子、名曰玉壁、資質聰敏、娶妻馮氏、美而且賢、事奉翁姑、克盡孝道、不意孫氏、偶染暴疾而死、雲高謹設祭禮、入山安葬、後娶米氏爲妻、此婦素性强悍、過門年餘、所生一子名白玉美、定妻高氏、素性端莊、亦美好過人、不料雲高忽染一疾、醫藥不效、玉壁弟兄衣不解帶、藥必親嘗、病愈深沉、未幾而死、玉壁弟兄祭禮安葬、悲啼不已、固不待言、至是米氏遂有親疎之分、每每嫌大愛小、而幸得高氏賢淑、與嫂情投意和、你愛我敬、凡見母有責嫂之意、高氏即認爲已過、與嫂無干、不意玉壁學下攻書亦染

暴疾、命在垂危、先生見事不妥、速請小轎送回、馮氏見得魂不附體、急將玉璧抬至堂中、守着連喊數聲不應、不覺大哭起來、詞 一見夫君不答應、駭吊三魂少二魂、這陣急得珠淚滾、口口聲聲喊夫君、你在學下讀孔聖書、夜發憤不安宰、今日忽然得病症、歸家全然不做聲、兩眼不撑緊閉定、面青好像是死形、可憐我兒年紀嫩、未知成人不成人、倘若夫君把命殞、黃口孺子誰教成、但願神聖多靈應、保佑夫君活命存、每日焚香來頂禮、沒世不忘神聖恩、 哭畢、馮氏喊叫多時、玉璧攸攸醒轉、見妻侍立牀前啼哭不止、自知病不能起、遂放聲哭曰、詞 賢妻不必珠淚滾、你聽爲夫說分明、時纔我在昏一陣、魂魄進了陰府門、耳聽賢妻哭得很、哀告鬼哥放回程、有句話兒你細聽、人之將死天良存、我父先年歸陰境、單留母親在家庭、可憐養兒勞苦甚、無非望兒送老身、爲你插香定下聘、娶你受盡苦合辛、賢妻性情須和順、克全婦道莫自輕、只說夫妻多歡慶、同養我母展孝心、誰知我的命該盡、不能諧老誤妻身、我死母親要孝敬、莫學忤逆不孝親、妯娌名下要和順、莫生嫌疑起鬬爭、婦女守節是爲正、不可異志二三心、兩個兒子望你引、切莫溺愛教不明、幾件若能都貼盡、我在陰靈也甘心、說着說着咽喉硬、看倒夫妻要分離、恩愛難捨、手扯定閻君要命、怎得行、本待與妻長談論、鬼卒催促不容情、把手一放、眼閉緊、三魂渺渺入幽冥、 玉璧哭畢而死、馮氏抱夫痛哭不已、卽備衣棺、謹設祭禮、入

山安葬每日悲泣茶飯不沾、兼之米氏狠毒朝日辱凌、馮氏只甘心安然順受毫無慍色、幸遇高氏賢淑時常寬慰妯娌和睦無比、你愛我敬由如姊妹一般、二人俱有一幼子、看待不分彼此、忽一夜、高氏帶着馮氏次子同睡、不意此子將至半夜偶得驚風瞬息而死、高氏駭得魂不附體、馮氏一見夫死未久、子又復亡、心中傷悽、不覺抱尸大哭曰 詞 抱姣兒不由娘淚如雨點、這一陣娘心中猶如箭穿身、不動眼不瞥、不遂心願、這都是爲娘的前生無緣、爲娘的生姣兒歡喜滿面、似筷子有一雙、也不孤單、你的娘撫養你、並未看淡、十月胎三年乳受苦若干、遇鬬煞與痘痲、署有兇險、或許願或問卜、晝夜不安、只說是把姣兒還帶大、点到後來揚名聲一家團圓、誰知道去歲來兒父命短丟下、我娘崽們好不慘然、我的兒年幼小、一歲未滿、抱着兒思夫君珠淚不乾、娘守節看着兒心腸未變、也只說兒長大、娘把恩沾、昨夜晚娘懷抱、何等跳濺、同嬸睡、兒還是活活鮮鮮、兒得病不過是纔交夜半、二嬸嬸對娘說兒起驚寒、娘聽得魂不在、心驚膽戰、娘抱着只見兒眼睛幾翻、娘一見卽忙喊、就把氣斷、乖乖兒任我喊、總不回還、這一陣不由我氣破肝膽、憾不得同一路去在陰間　馮氏哭泣、高氏一傍滿面通紅、馮氏恐怕高氏抱愧、反以言寬之曰、弟媳今日我兒一死、者是爲嫂命薄、二嬸你莫看急、但前日與兒查八字、就說過得不某月馮氏娘家遂疑高氏害命圖產、聞風來鬧、定要興詞告狀、却被馮

氏竭力阻住認爲已過不與弟媳相涉馮氏娘家始得罷休正是
一龍擋定千江水片言瞞過衆人心却說後母米氏有一姪名米
爲寶父母早亡每日糊作亂爲將一分家業一敗如灰日食難度
只得挨傍米氏趨承服役出入不分米氏偷漏家財約有一百餘
金叫爲寶娶妻誰知爲寶狗徒見馮氏色美串通姑母欲娶爲妻
米氏暗使爲寶善爲逢迎百般引誘常用花言巧語打動春心誰
知馮氏立志守節心如鐵石若聞非禮之言豈若罔聞掩耳而去
正是志誠能感天地德邪語難動鉄石心忽一日米氏未能在家
馮氏一人廚下造飯爲寶一眼覷見四下無人正遇機會不覺意
馬難拴遂和顏悅色上前調戲馮氏正言止之爲寶慾火愈發遂

扯住强逼馮氏恐被淫污喊叫無人事在危急遂拖塊灶門石照
爲寶頭上打下爲寶仰面一交跌倒在地腳手幾伸血流遍地霎
時遭兇而亡馮氏大叫不好却被高氏聽見急上前一看二人駭
得魂不附體舉手無措高氏問明來歷忽然天良發現曰人命關
天關地非等閒之事我哥哥去世嫂嫂獨腳打跎孤兒寡母兼之
婁婁常懷忌妒皆因無計可施今日竟遇此事此不正湊機緣必
要稟明縣主若嫂嫂前去償命可憐你香元年幼何人撫養弟媳
心想情願挺身承當若我死後我兒玉元我女春香嫂嫂另眼相
看你兒弟青春年少尚可再娶豈不兩全其美馮氏聽得此言咽
喉哽哽答曰弟媳何出此言又道殺人塡命與你何干縱將狂徒

打死已全為嫂名節死而無悔若是為嫂去後我香元年幼還望
弟媳待如親生為嫂雖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高氏見嫂不允遂
跪在面前悲泣言道弟媳之言實出誠心若嫂嫂不允情願懸樑
投河除死方休馮氏見弟媳如此只得勉强依從由此觀之正所
謂妯娌和睦至極處損命亡身做得來不一時家人早報知米氏
米氏心中大怒也不回家看望急往縣中將案報了高氏聞聽速
往縣中投監馮氏聞聽亦隨後並去官遂將米氏高氏提上大堂
問訊米氏見是已媳心中始生懊悔官問高氏無故殺人情由高
氏遂將估姦之事訴明縣主疑有虛誑遂吩咐執刑做一駭兆此
時馮氏亦在傍伺候急跪上堂言道是我打死的官大吃一驚高

氏見嫂已至即跪上前抱頭哭曰詞二一見嫂嫂來跪定駭得三
魂少二魂大嬸嬸如何把案認那有舍命去賠人二想起嫂嫂好
苦命年紀輕輕喪夫君大皆由前生把德損今世夫妻不同衾二
兩個姪兒年紀嫩好似筍子未出林大多蒙二嬸幫我引香元長
大不忘恩二你我妯娌概未論你生即如是我生大無父之兒天
照應全靠二嬸一片心二也是我的運不正帶倒姪兒起了驚大
為嫂福薄命該盡有了後根帶不成二深蒙我嫂施惻隱替我遮
蓋硬躭承大兒死本是為得病二嬸險些受虛驚二嫂素有恩未
酧敬今朝不過報一分官云你兩个女子到底是誰个打死的從直招來不必在法堂伋哭大吹大老介
本我惹禍他藏隱活人抬在死人坑二我有夫君可另聘白門諒

想不絕根、大 只要嬸把香元引爲嫂縱死也甘心、二 見嫂不允回
頭稟、呢呀 大老爺我嫂是個無靠人、大 喔呀青天大老爺 表兄是我把命盡、休
扳二嬸含冤情、二 太爺休聽他妄稟遭兇嫂未在家庭、大 是我手
執灶門錠宴時一命歸了、陰 官答云、到是你兩個者樣訴來、實把本縣難在了、問你看是一人打死的、
或是二人共打死的、只准一人招認就是 二 呢呀 我的嫂嫂不知信他在皇堂亂招承 大
凶手本是我爲正太爺莫聽他亂明、二 嫂嫂你要如此論莫怪弟
媳下毒心、二 嬸嬸有何計策 定要你脫身事方行、二 扯着嫂嫂指
揖認、二 一口咬得血淋淋 大 馮氏一陣痛難忍昏死、大 堂難還魂。
二人訴畢、卻說高氏將馮氏中指咬破、不覺暈死、大堂太爺見高
氏如此、命人將馮氏抬出、高氏即畫了招供、承他一人打死、米氏

爭之不得、將案定了、申詳上司、至於秋審過司過院、高氏並不改
口、馮氏在家將玉元看待勝如親生、早夜焚香祝告天地、欲將冤
情訴明、常至監中看望、痛哭難捨、其中慘情令人難聞、不覺過了
一年、春去秋來、霜降已過、丁封一到、將高氏取斬、馮氏聞聽此事
駭得魂不附體、忙備酒殽至城、一會前來、一手扯住高氏、不禁傷
心痛哭曰、詞 手捧酒殽跪在地、珠淚滾滾往下滴、爲嫂今日餞別
你、二嬸哪 少時就要兩分離、嫂嫂多承你者番好心、未必當真、鋸子手、就要來廢我命、唉 鋸子手
來兇無比、左提鋼刀右扎衣、殺場之上人擠擠、都看二嬸割首級、
嫂想救你實無計、苦你爲我把虧吃、人生百年終歸於死、何爲吃虧、唉 者是爲嫂
命運鄙、惹下禍來難下席、米奴狗才太無理、那有佑姦配夫妻灶

門打他斷了氣一命塡命該當的。哪二孀爲甚爭死要來替、皇堂之上爭不息。把我咬得昏死去。你遞招案用心機、嫂嫂我不如此你怎肯讓我招唉此案實屬苦了你、過司過院苦難題。一口招認不改易我也時常稟神祇。早晚二時告天地惟願二孀把難離今朝忽然音信遞。說是要把犯人提、二孀哪我就狐疑怕是你。急忙來看果不虛殺人的是要抵命的爲嫂遭兇你去抵、你叫我心怎安逸。哪二孀可惜你我恩合義。怎麼捨得各東西嫂嫂事勢至此也講不得了捨不得也要捨、還要寬懷莫憂氣、要把酒殺來吃些。陰間莫怨我無理、嫂嫂那个怨你、者是我甘願的、二孀哪此時要替替不及。你的玉春我帶起稍有二意天雷劈。嫂嫂你我恩情如此何必盟誓做甚惟願菩薩來護庇成人立志着錦衣。你去轉輪換身體。女轉男身福祿齊唉、多承嫂嫂好話說着說

着淚如雨、哭在殺場好慘悽。再等一刻鋼刀舉魂飛天外頭落泥這陣哭得雙眼瞖。倒在塵埃事不知　哭畢、昏死在地、此時正遇前官卸任後官清嚴、心如明鏡、可謂民之父母、一見此情、遂疑此案有弊、心中不忍遂將高氏解下細問、始知實是佑姦誤傷、爭死救嫂、縣主稱贊不已、即將高氏仍収監中、速將米氏與至詳審米氏亦在退悔、並不追究縣主即陞文上司、大人批閱佑姦傷命由如引虎吞狼、爭死救嫂、真乃捨命全生即令縣主釋放高氏脫罪歸家、復將此案詳錄奏聖　皇上一見龍心大喜、恩賜皇偏建修雙義牌坊、萬古名標永垂不朽高氏歸家、妯娌愈見和睦同生共死米氏亦感化爲賢其後二人之子、皆登進士、世代書香簪纓不

觀從此案看來正是吉人自有天相照 皇天不昧好心人今之爲妯娌者爲些些微小事遂吵鬧不休一遇禍患便你推我卸惟恐粑倒誰肯與巳毫無關係之事一並認禍承當舍身不顧如高氏與馮氏真可謂義高千古流芳百世今之爲妯娌者設處境遇不順就當以此案爲設想妯娌未有不和睦者也

賣身救兄

今夫同胞弟兄稱爲手足骨肉既以骨肉相稱原不可存一隔膜之見自古真愛兄弟者不但無隔膜之見並能患難相顧生死相替如若不信今試舉一案與衆聽康熙七年有一義弟姓周名之英兄之美貴州省開州人氏篤愛手足得於性天自幼及長每於兄前百般致意恭敬從未抵觸拘令以失其和好周之美亦能友愛弟不苛責於弟弟兄先後娶妻妯娌均巳賢淑是事不分你我從未說過閒言吵過嘴是以內外雍睦一堂鄉鄰稱之曰一家和順頗有古人風奈家貧親老衣食無所取資周之美性情頗豪見有力無下處不得巳充當開州的捕役他當捕役不額外生枝搕索人錢取的是正分錢以供養其父母又兼之辦案快利不拖延故歷年爲州牧所重以其勤慎辦公也其後開州盜賊不息州令差之美捕拏之美以黑夜捕賊風霜難耐乃飲酒以遮風寒不覺過多吃醉捕獲賊匪誤傷其命賊之族衆以爲未經官審訊贓証無憑弃賊具控以周之美因搕索不遂誣陷斃命州令刑仵相驗係

一刀誤傷由原其情以之美罪係誤傷並非誣陷斷結安葬銀九
兩二錢准贖罪比時無銀分咐繫之於獄周之英聞兄誤罣命案
速赴州至獄看之其兄之美見弟來獄不勝悲切弟亦泣啼問曰
兄為甚遭此苦報之美泣訴其故曰（詞）叫聲賢弟聽端詳為兄做
事自荒張只因飲酒來酌量多飲幾鍾遮風霜那知過飲精神恍
誤傷賊盜把命亡誣我搶詐投詞狀一一比對審到公堂太爺罵我
太鹵莽為甚拏賊不望賍尸親敵住不鬆放要我填命理該當（嗁兄
長既是誤傷你怎不向太爺邀恩求其赦宥）（或呀賢弟）幸喜仁慈代原量說我黑夜本誤傷
斷此殯葬出銀兩九兩二錢可下塲（好嗎這就不得抵命了）（賢弟此把我難壞了）自知
家貧水洗樣此銀何處去生方兄想一計無別樣（兄想个甚麼計看好不好）惟

有一死可抵償（哎呀兄長大性急了）非是性急不寬廣無有銀交終必亡（兄長你一死不知累父母如何得了）（賢弟這也說不得了）託弟歸家好言講稟明父母勿着慌
只當未生不孝樣切忌莫罣在心旁（賢弟呀怎講）弟代兄勞盡孝養兄
感弟情死不忘。哭畢復囑其弟曰汝善事父母吾今死獄中矣
其弟之英寬慰其兄曰只要有銀可以贖罪者就是萬幸之事雖
家中窘迫迫弟與兄極力調辦請兄暫受數日之苦自要了結此
事的切勿性急遂含淚而別之英回歸對父母說明此事且商何
處可以借貸銀兩父曰吾族中惟某房之叔最富但近來與吾家
不甚往來恐不應允但事已至此姑試求之之英遂往其家哀求
借貸其叔果慳吝不允之英號泣而歸以告其父父曰除了此處

別無可借了、兼之其兄在獄中寄信回家無錢鋪籠子受苦不過、又聞官要調任、如新官至倘不如前官清廉尸親不依、那時翻案、恐性命難以保全、要辦銀贖兄罪、就要趕急遲則不能濟事矣、之英聞此信垂淚不語悶坐良久千思萬想哦有了人謂其妻曰兄繫獄、愁苦萬狀度日如年父母歎想、計無所出、終日垂淚此情此景實在難堪、吾計已窮、想了一个主見不知賢妻以為何如其妻曰君試言之之英曰言到言出莫說為夫的無志奈家計窘迫事勢至此不得已而為之賢妻勿用鄙駁其妻曰隨夫所為儘管言之之英曰吾欲賣身以贖兄此事可得行否其妻籌度一刻曰賣身慘事也贖兄盛舉也君為手足之誼重妻何敢以夫婦之情難之、使君不得遂其天倫之樂、妻之罪亦重矣如果賣身救兄以出獄、未必兄豈負義而不代弟以籌度乎請速行之、妾無異言之英遂託人代謀賣身之事、時有王姓者、隔周姓幾十里路、家富豪、納職歸鄉、閒住適欲買僕聞之英賣身、遂命人邀英至家、視之見之英忠厚樸實、乃與之議及身價、之英曰、予之賣身實出無奈家中欠人銀十兩、抵納公項、不敢多取、王姓如數給之、之英携銀至獄、之美問何以得此銀兩、之英欲吐欲茹、含糊不語、之英再三逼問、之英暗想、雪裡埋牛終久現也是隱瞞不住的、到不如直言以免兄之疑狐、遂泣訴得銀之由曰、

詞 尊聲兄長聽的端、提起此銀有根原、家裡素來無出辦、兄豈不知何待言、好道、但此錢從何地而來、看是借着誰人

的、父命某房去借換、只說救難他必憐、誰知慳吝他不管空手歸

家父作難、父無別討、長吁嘆、搥胸頓足好慘然、這是不肖兒罣累父親了、既是如此、

到底銀從何處來的、爲弟着急心想濫、與妻商籌免怨言、誰个怨你、你與弟媳商籌甚麼主意

嗨兄長討無他出、就在弟身上打算、討無他出生別念、就將弟身、怎麼講半句不說、在你身上打算何

爲哼兄長吱、就將弟身換銀錢、賢弟此話怎講難道你將身賣了不成嗎、兄長正是、哎呀太厚情了、說着

說着就氣倒在地、之英連聲喚醒轉來、之美大哭云誰叫你作此事使我心何安快將此銀退還方可、之英又泣訴

曰、非是做事太短見、兄無銀救怎出監、弟兄原要共患難、賣身小

事弟心甘、賢弟你道心甘、你叫爲兄心裡怎麼過得呢、望兄寬心莫繫念、早出禁監轉

門前、至若賣身雖下賤、不過受勞弟承當、賢弟呀、賣人做奴僕由人使喚那苦你怎受得

兄長莫過慮了、自幼我是下力漢、莫替爲弟心胆寒、但願兄歸於親面好

言寬慰代周旋、早晚侍俸宜檢点、替弟殷勤問安康、莫使父母常

罣欠反添不肖罪一翻、嗨這事怎使得、話長情深難細嘆、且長啼哭是枉

然、只要爲弟無病患、後會有日叙寒暄、之英泣訴已畢、勸兄收

銀早贖身以歸家、之美總是啼哭不忍收、叫弟携轉退還、之英無

可如何、只得跪地再三相勸、誰言此乃父意、弟之爲此事者、所以

順父母之意、卽所以全手足之情、是一舉而兩得也、縱賣身爲慘

惻之事、以身繫獄苦、比較何止天淵之別、兄既不忍累弟、俟出獄

之後再爲調停可也、之美躊躇一時、不得已而從之、遂繳銀完項

卽日出獄、之美歸家、之英往王姓家下去了、父母見之美歸來、又

喜又悲、喜者何、喜者之美脫罪、悲者何、悲之英之賣身、之美跪於

父母前泣曰、詞 一見父母雙膝跪恕兒不孝轉庭幃、早晚不能常聚會、昏定晨省孝道虧、更兼犯法坐獄內、致累父母常憂危、此是爲兒自取戾、幾乎抵償把命催、苦弟多把心血費、將身賣銀贖兒回、他受苦勞不辭瘁、使兒慚愧在隱微、弟能贖兒以脫罪、兒豈不能致弟歸、父母寬懷莫憂慮、不贖弟歸人枉爲、 哭訴已畢猶未起立、二老曰、兒既歸回亦不必長跪泣啼、只要你立志將弟贖回可矣、於是謝恩起立、自後之美每對人言、皆泣涕稱弟之賢、頌揚之聲、傳於一邑、開州官聞之歎賞不已、遂召之美來衙、官問道周之美爾前日從何得銀而贖罪、照實訴來、爰是之美以實訴曰、 訴 尊聲大人容民稟、聽民從頭說根生、前當捕役運不正、捕盜傷人本是真、幸蒙大人施惻隱、筆下留恩來超生、僅罰銀兩准贖命、九兩多銀看過情、罰你九兩多銀本不爲過分、但此銀、是家裡所積的否、哎呀大人哪 小人之室如懸磬、家中素無餘積文、你家裡無有餘積敢莫是借貸來的、大人哪 於今世上皮薄甚、誰於難中肯救人、錦上添花到還肯、雪裏送炭難找尋、難道你就無有好親戚朋友嗎 親戚朋友皆貧困、向他求借枉淘神、就算親朋無有富的、未必你家門、全無有好的 說起家門越見很、全不念及一脉親、曾向某房求哀懇、說些言語反憂人、他說些甚麼話、反憂你哪 他說有錢方爲很、那個認得甚家門、縱有餘資不應先、誰叫你們作犯人、這樣說來你那家門也就刻薄之至連一本九族都不顧了、其家焉有長發之理、既如此、你這銀又從何來照實所說 借貸不遂愁悶甚、苦了吾弟把計生、他生過甚麼計 是樣主意都打盡、才將身子賣與人、他將身子賣好些銀兩 將身賣銀不

多領僅賣十兩雪花銀、敢莫是拏來贖罪之銀、是與不是。然矣弟得銀兩、喜之甚忙
來交我以贖身、好兄弟好兄弟愧煞世間許多見利則趨見害則避的本州做官以來到是此事還少見呢於今你弟賣身或遠或近賣與那家去了論他賣身也不近幸未越郡王家村此是小人
照賣稟訴來令民淚濕襟、州官云好、你不用悲啼、汝弟賣身得
銀出兄於獄、可謂仁至而義盡也汝何聽其人鬻於人而不贖之
歸其心安乎之美泣曰、非不欲贖弟歸、奈家甚貧寒無力贖回終
日戚戚於心、正爲此耳官曰汝旣苦於無力、吾代汝贖之乃出銀
十兩以州牧之令贖之、王姓見官勢代贖、曷敢異言卽時令之英
歸家、爰是之英同之美來衙謝恩、官召之入、賜以酒食並給絹帛、
以鼓樂吹導送回他家、以彰其友愛之善、嗚呼、之英之賢固不待
言矣、而之英之婦亦能助夫以全手足之情、其賢尤不可及人於
冲幼之時、弟兄未嘗不睦、及到完娶以後、每進讒言離間骨肉者
不知凡幾、之英夫婦可爲手足龜鑑、可爲世俗針砭、弟兄有爭田
爭地、口角言語相覦如仇、甚至拖動斧傷及性命者、對此能不泣
泣下至於州牧與人爲善、亦非俗吏所能望其肩背也耶、

尊兄撫姪

本朝康熙年間、有弟兄二人、長名商大、娶妻馬氏、次名商二、娶妻
袁氏、因父母早喪、弟兄分居、各自爲人、商大慳吝、徒積錢銀、商二
則存心孝友、奈因年荒米貴、商二日食艱難、無法可想、其妻命子
往哥嫂家中借米、方至門首、闖著商大、上前訴道、謳來至庄門把

禮下叩拜伯父與伯媽、商大問道、你父在家中可好嗎、承蒙伯父過欠望、我父奔馳運不佳、我得倒吃嗎、如今年歲荒旱大日用艱難無生涯、有糧食嗎、糧食不够開山價焉望供養油鹽茶、者樣荒年、不靠一人、他人艱難都還罷、我父四處想盡法、糧絕待斃無共話、合家餓得眼睛花、你爹打甚麼主意、幾次欲會伯父駕、恐怕不允反咨嗟、會我做啥、借米不拘多合寡、後來奉還不敢差、其姪哭泣哀懇、商大聞言不忍、慷慨說道、姪兒不必淚拋沙、細聽爲伯說根芽、如今荒年米值價、十有八九哼菩薩、我姪無米把鍋下、怎不餓得眼睛花、爲伯難道是牛馬、不顧手足忍咨嗟、我心雖然常欠望、奈今不是我當家、轉面商量伯娘罷、或行或止再打捧、非是爲伯把他怕、伯娘情性如夜叉、有點不順他就罵

你叫爲伯怎開發、姪兒請進聽伯話、問明即來莫呱呱、商大與姪兒話猶未了、被馬氏竊聽、勃然大怒道、商老大你米多得很、如今者樣荒旱、我家食費尚且不敷、那裡還有米顧盼於他、俗言弟兄分家三年如隣舍、既分居各爨、有飯各食、誰顧得誰、商大素性軟弱、見妻如此、便無話說、其姪聞伯母所言、知米不借、只得回家、商二見子空手而返、到還不說、其妻將子詳問、伯父伯母怎樣推却、子將伯母之言一一告訴、商二之妻忿然不悅、商二勸妻休憂、將家中什物典賣、買点糧食、暫爲把荒度過、却說商大有心顧盼兄弟、奈慣聽妻言、竟將手足之情、拋棄一邊、人之無良、亦至於此、難道、黙黙中竟無報復嗎、適里中有一起惡少、素以饕食鯨吞爲

心每每夥眾搶刼、恨商大爲富不仁、乃與弟不睦、鄉黨不和、一日率眾執械、乘夜入室、商大驚醒無措、其妻往外號呼求救、誰知隣人深恨商大吝財、明知商妻呼號、竟不往救、其妻見隣人不至、不得已疾呼兄弟商二之妻袁氏、聞呼、知是嫂家被刼、出外大聲道、弟兄分家、如隣舍有禍、各受誰顧得誰、刼賊聞言、知無人救、入室綑縛商大、用烙鐵烙嘴、問他要銀、伊死不肯說、幸商大之妻逃出圍墻、號呼不已、驚醒商二、聞兄嫂遭變、父子手執鎗棍、越墻入宅、大呼拏賊、刼賊素聞商二父子剛勇、鼠竄而去、商二見兄身受重傷、扶植榻上、請回嫂嫂、招集婢僕、清查銀錢衣物、尚未遺失、請醫調理、商大傷痕平復、想此事若[illegible]人財兩失、向妻說道、今日遭變、所保家財、全仗兄弟父子之力、宜分給應酬一點纔是正理、其妻答道、他若念重哥子、應該早來、免受炮烙之苦、過後才來者、都是假過場、商大不敢復言、自賊刼後、商二又缺食、意兄必有以濟、郤全無影響、商二雖不向兄嫂稱功道德、妻袁氏使其子向兄嫂借貸、商大瞞着馬氏、扻米一斗、袁氏心厭其少、急欲還之、商二止道、此是兄嫂好情也、度他幾日、切勿嫌少、嗣後商二貧餒難支、欲向哥嫂借貸、知其無益、不如將坐宅賣與兄長、除清前賬、所剩餘錢、謀个生理、養活家口、袁氏聞知說道、賣宅與兄、兄恐我去無人幫助、或不肯買、必要憐恤我們、亦未可知、商二道、賣宅原是以宅易銀、何必存此意外之想、只要哥哥承買、亦是好事、於是

請中向哥哥說合出賣坐宅、商大謂馬氏曰、弟與我手足也、彼賣宅而去、則我孤立無助、若是手足相離、則恐人又來相害、不如不買、大家周全、使弟同居、那強盜自不敢乘隙以害我、此爲第一妙策、馬氏駡商大痴呆、彼言賣宅、是挾制我也、不買其宅、則墮其謀世間也有無兄弟的、未見盡被人欺死、當初被刼、是垣墻毀壞、乘間而入、從今高其垣墻、賊其奈我何、不如立契承買、任他別往、亦可廣吾坐宅、免得在此時來纏繞、於是心裡要買、口裡又說不買百般勒掯、至危至急、商二無奈、只得賤價低賣、伊嫂才承買立契及交價時、又多方撥算、以貨物準折、商二方得領錢到手、徙居別村、商大自弟去後、心常憂悶、倘遇搶刼、家財難保、遂瞞着馬氏、將銀五百、私窖房內牀脚下、縱被刼掠、難以搜尋、鄉中不法之徒、聞商二離兄異居者、吓伊無扛幫、乘夜搶刼、復執商大、百般箠楚酷虐、難堪、所有金帛、任其擄掠、一掃而空、臨去之時、又大開倉庫、呼村中無賴貧兒、齊來資取、頃刻殆盡、次日商二聞兄又被搶刼、奔而視之、傷重難語、但見以手抓簷而已、商二奔訴邑宰、賊首雖獲贜難賠還、商大因傷而亡、餘積被刼、難以安葬、其嫂只得挪借數十串、葬夫之後、年歲饑荒、田地數年無收、年年借吃、債賬一大、催討又急、萬般無奈、才將田地出當、只留屋宇、除還賬項、雖剩數十餘串、怎奈坐吃山崩、不上兩年、文錢俱無、此時借貸無門、無奈只得携子乞食、無所依歸、幸商二念係一脈、收回撫養、又常顧盼孀

嫂、其妻想起兄嫂、當日薄情寡恩、不準顧盼、商二將其妻委婉開道云、謳吁賢妻、近前來、夫有話、嘆細聽、我說一段緊要良言、想當年親生我弟兄、同伴無非想分禍福、生死同安、你哥嫂與你同禍福未有不料得我兄長兩遭禍患、受重傷、頃刻間命喪黃泉、不是他刻薄所致是我們害他去下了、我嫂嫂、獨脚打站、家財空、無衣食、萬般作難、你說他作難想嫂嫂當日說的哧語、子他說的那些話、何足尚算、念在他少知識、枉把歲添、你說他無知識他說的話連牛都踩不爛念姪兒年紀少、五歲未滿、無依靠、當乞兒、流落外邊、你兒年幼餓飯時未見他憐憫、他不肯顧盼、我是他短見、我何苦效法、他不存心田弟兄們、原來是同肝共胆、婿嫂嫂與姪兒、一根株連、你到念及一脈他當年待你好像與異姓一般到如今、哥哥死、提起傷慘、嫂與姪、受孤苦、實在可憐你憐恤他、他當且又未憐恤你嫂雖然做不是、要看兄面、況長嫂可當母、怎敢憎嫌、遇外人、惻隱心、猶當發現、況姪兒本是那骨肉相連、只有你一人在譜骨肉的話嗝、不看嫂、且看姪、才是正傳、大量些、包容點、多結善緣、我哥哥在陰曹、當必知感、轉盼間、自然有福祿綿綿、 商二將妻囑咐一番、袁氏素日敬夫、不好深辨、勉强把氣吞下、抵養膳與嫂姪喫吃、將姪撫養十餘歲、商二營辦資本、命姪同子、交易營生、正是任彼兄嫂無情、做始終不改仁孝心、一夜夢兄回家、顏色慘阻、泣涕說曰、詞 陰風慘慘歸故垢、兩眼不住淚交流、哭甚麽想我生前也能彀白手興家、建勳猷、銀錢穀米般般有、豐衣足食又何求、者是哥哥的能幹嗎平日居心本不苟、亦知孝友、心內籌怎奈軟弱性成、就愛聽婦言

在枕頭（那嫂嫂說話在理、哥子焉有不信的）因此弟兄不親厚、忍將骨肉恩情丟、兩次遭刼不知咎、人亡家敗羞不羞（者也時運退了、誰人敢羞哥哥）承蒙（兄弟）不棄舊潑忿撫姪無怨尤、者番恭敬誰比偶、爲兄答報愧無由（敢問哥哥在陰間可安否）冥主罵我無孝友、不異人世一馬牛、責打百棍血骨透、受罪地獄怎能休（哥哥回來怎樣）我今歸來將話訴、指點窖銀把弟酧、（銀子窖在何處）小房牀脚從未漏、望弟檢點一概收（將銀收來怎樣）姪兒年幼莫嫌醜、長舌婦人當水漚、將我故宅贖回守、叔姪同居百祿遒（謹遵兄命）兄弟從此可小阜、將來必定荷天庥、話猶未了雞開口、灘邊怎能留得舟、（說罷）一聲兩分手、兄弟不必過憂愁、 商二醒來、甚是驚異、果於房內獲銀五百、使子居市、同姪經商、後因生意茂盛、連本帶利、將田宅贖回、從此漸漸致富、後將家業分作兩股、外提銀五百交付孀嫂嫂姪、不收、商二悉告其情、馬氏收下、只冀享福、殊瘋癱一病、坐臥不安、慘叫數月而死、商二享壽九十、無疾而終、從者案看來人（當如商二之孝友、不聽婦言、勿效商大之軟弱無情、骨肉參商、生遭炮烙、死墮地獄可也）

讓產讓名

昔漢明帝時、會稽郡陽羨縣有一姓許名武、自幼讀書胸藏萬卷、至十五歲時、父母雙亡、遺下田產數畝、兄弟三人、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多虧許武日率童僕耕田、夜教兄弟讀書、如此數年、二弟俱已成立、家業亦漸興盛、弟兄三人俱未婚配

食必同器宿必共榻由是鄉人傳出大名稱爲孝友許武又傳出
幾句口號道陽羨許季長耕讀晝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
兄是父娘時明帝制度不以科甲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郡守縣令
聞許武之名遂荐舉朝廷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
詔武武料難推阻遂呼二弟吩咐言曰歌兄爲應詔往帝邦尊聲
二弟聽端詳不幸雙親命早喪丟下弟兄甚悽凉二弟年幼兄撫
養親自教你讀詩章爲兄今朝京地往幾句良言記心旁二弟在
家休放蕩須要懷志去芸窗朝斯夕斯把書望無事不可亂出庄
學業精通人誇講古言有爵自然香名聞鄉里荐皇上身榮貴顯
在朝堂那時拜受皇恩獎出身加民管四方穿街過巷人尊仰祖
宗陰冥有餘光二弟呀若不急時立志向老大徒傷沒下塲從今
世事誰爲上惟有耕讀是良方二弟呀早晚要與童僕講耕田日
日莫怠荒春來早起往田壤不可貪眠混日光春來芸草禾苗長
芃芃棫棫自芬芳秋收冬藏有餘享閒下無事種冬糧兩樁大事
記心上二弟呀切莫拋棄在長江本待把話長長講怎奈君命召
兄忙　吩咐已畢收拾行李往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明帝
官封內史不數年間遷陞御史武一日想起二弟在家力學多年
不見州縣舉升恐怠荒失業意欲歸家省視遂見天子上疏奏曰
歌萬歲在上容臣稟細聽許武把本伸爲臣秉質多愚蠢少讀詩
書之經綸年至十五遭不幸亡却堂上二雙親多感鄉里荐名姓

因此入朝奉當今。食王爵祿數年正遷陞御史在朝廷爲臣叨恩洪福勝家中還有二弟兄不知在家正不正恐未讀書難成名。父母墳塋尚未整子道有虧何爲人。頭帶衣冠不重本何以佩印管萬民。清夜思家難安枕臣家二弟未娶親意欲歸家去窺省略盡其道於五倫伏望萬歲准臣本暫歸鄉里回家庭　天子聞奏准給暫回衣錦還鄉恩賜黃金二十觔爲婚禮之費許武辭朝回家窺省先塋已畢便拿還官誥託病在家。一日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晏普對答如流再查田宅之事比前恢廓數倍許武大喜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二弟定親自己方纔娶妻又與弟婚婚配過了數月對二弟說道吾聞弟兄有析居之養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理宜各立門戶二弟聞言淚如雨下哀哀陳詞向兄泣訴曰　尊聲兄長慢出言。細聽爲弟說的端弟等失父未老煉。十歲未滿徒貪頑是誰撫養來經管有勞兄長費周旋二弟父母去世早。爲兄理當如此。但我也未有好處於你們哎呀兄長弟等讀書賴指点耳提面命甚耐煩惟恐弟等落下賤時嘗叮嚀至再三。少年若不知勤儉老來悲悽枉徒然二弟呀勤儉二字諸人都不可少的所以古人云少年不努力老來徒悲悽這是當戒的哎呀兄長弟等若非兄懲勸。不知流落那一般還望兄長長顧盼多把弟等待幾年。二弟呀。人生百年難免不分。今日二弟等的妻室已娶了你可各人當家理事兄長呀弟等愚魯見識淺怎能當家理事端若是弟等失檢点兄通萬卷望海涵二弟呀並不是你們不聽教樹大發枝人多分家是古理不獨我你如是哎。兄長呀張公九世同居爨至今名

留萬古傳陳氏十世未分散江州人人稱爲賢吆二弟於今人怎比得古人分了好不必多說不看經面看佛面念在同胞共乳爲兄若不把情面看弟等長跪地平川二弟吆你跪我也跪分是要分的兄意已決於是二弟見再言無益不得不依兄言武擇日治酒遍請里中父老至家分析田產許武選擇廣宅良田壯健童僕悉歸之於已以茅產瘦田老弱童僕派與二弟衆父老心中甚不平私自議論紛紛待他二弟不先方出公言以斷誰知晏普感兄教誨之恩見得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並無異言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住正房其左右廂屋晏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僮下田耕種暇則讀書常將疑義叩問其兄已[illegible]鄉里人人鄙薄許武是個假孝友稱贊晏普是個真孝弟又說出幾句口號道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銀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鐮真爲玉假爲珉玉抛野瓦登大廈不宜真只宜假爰晏普之名聞於州郡遂荐舉於朝明帝求賢之心甚切命縣令親到其門召之晏普推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分內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聞言只得應詔別了兄嫂行至長安朝見明帝俱封爲內史不上五年許晏官封丹陽郡太守許普官封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觔寬假數月以盡兄弟之情晏普辭朝歸家拜見兄嫂將朝廷所賜黃金如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黃金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祭奠以畢隨即設宴遍請里中父老至家三

爵已過許武不覺兩淚交流嚇得衆父老驚訝不已二弟慌忙跪
下問道長兄何故悲傷許武哭訴告曰○ 謳 見弟問不由我淚流
滿面尊一聲衆父老細聽我言今日裡煩大駕不爲別件爲的是
我家中弟兄事端不幸得二爹娘早把命染丟下我弟兄們甚是
慘然我兄弟年紀小無人照管那時節本是我苦把弟盤課詩書
教誦讀常戒惰懶爬不得我兄弟一貫通焉只說是教二弟名揚
親顯誰知道衆鄉里荐我在先明帝爺爲國家濩心一片勅封我
爲御史得做高官每日裡把二弟常常罣欠爲甚麽數年餘名不
流傳修本章見當今訴說一遍辭了朝歸家中骨肉團圓弟兄們
娶妻室本是正幹都只爲後嗣計續接香烟過數月商量妥纔把

酒辦請衆位到我家分析田園派財產我故意一一擇選要廣宇
要壯僕還要肥田我二弟依兄言未爭一点衆人們那知道袖內
機關他道我假孝廉貪得無厭二兄弟真孝廉品行不凡縣令尹
荐名姓二弟榮顯頭戴着烏紗帽身穿紫藍做了官方遂我心中
之願到於今對衆位不得不談爲兄弟我做事名有瑕玷爲兄弟
我做事遺笑當年說明了我心意水清石現若不然我的事險巇
欺天武言畢懷中取出一册簿籍乃是歷年所收谷米之數概行
付與二弟此時衆父老方知許武先年分產原來一片苦心齊聲
稱贊不已晏普一見哭倒在地言曰 謳 一見册籍淚自墮尊聲兄
長聽弟說昔年父母丟了我弟兄三人受奔波爲弟年小兒指破

每日教讀勞心多爲弟不肯實懶惰未曾將書苦琢磨不能自致廟廊坐多虧兄長費心寫辭朝回鄉歸故里弟兄各自結絲羅分居各爨商量分三股品搭兄裁度故意揮選豈有錯暗使爲弟保山河若非今朝自說破弟在睡夢不知覺財產原來身外貨兄長歷年掙積多依弟愚見揣想過兄多分些理纔合兄長明快將册籍收回可以便朝夕享安樂　言畢哭泣不已許武道爲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况且宦情素淡便當老於耰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强方司民社宜資田產以終廉節晏普曰哥哥爲弟輩而名汚弟輩旣已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貪夫不惟玷辱於祖宗而且玷辱於兄長總望兄收回册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也衆父老

見他三人交相推讓只得勸慰一番將財產房屋田地童僕三股均搭並無强弱這是合族長者公派若有一人推讓不受者便是沽名譽此定不准的然後三人方從父老之言三股分開各自管業過了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兄分離各要還納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兄言各携妻小上任去了時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縣郡縣郡爲之奏聞聖上旨下命有司旌表其門遂稱爲孝弟里後來晏普爲官數年各將印授納還回至故里日奉其兄如父盡老百年而終許武子孫繁衍世代簪纓不絕由此案觀之世之有兄弟者只圖已安已樂已榮全不設法使兄弟同享榮華甚至有聽其兄弟艱難困苦

而不顧者皆許武之罪人也爲弟者亦要如晉晏能恭其兄方無愧於弟道人各自省焉可

三理報

重慶府所屬江津縣有弟兄二人長名梁友次名梁義者梁義是黌門一個秀才自父母前後雙亡弟兄分居各爨不料長兄人口浩繁又兼好善爲嫁女娶媳就欠下了許多債項將已分田地當賣都不够償還那債主又時追逼梁友無計可施想我祖上還有一股老田未分不免拏去賣了償債後日掙好了漫漫補我兄弟比日請中議價賣與隣近張老得錢八百串有零那二弟梁義聞知此事就向兄長吵鬧曰此係父母養老公田原不該你一人賣未必我是抱的就不占分不成嗎兄長向他如此如此哀憐認允後日漫漫補他他執拗不從就要進城告狀時梁義有一好朋友名叫劉才也是一個秀才聞梁義要去告他哥哥者叚情由就拏那天理道理情理來勸梁義說道梁兄若論道理像你那祖田未分應該你弟兄均占不得私自一人獨賣道理固是如此你兄一人獨賣在你兄固無道理梁兄你甚是有道理就講到這一個天理像你那兄長要賣者祖田須當大家商量去賣者才是有天理你兄竟私覇賣豈不昧了良心無有一点天理在你兄長固是一時錯了梁兄你就不講者個情理了嗎况你讀書之人豈不知弟兄情重錢財事輕縱你兄長把者祖田賣了也是債欠重了出於

無奈、如今他已經賣了償債、諒必沓時價已用完了、你若不念弟兄情分、定然要去告他、那官必定斷他繳補、梁兄你想、你那哥哥又還那裡有錢來繳、或者把你哥哥氣逼死了、不但你無弟兄情理、就是沓天理、你也滅了、道理你也無有、聽我相勸、你比他未欠債、讓他賣了償清、他已認承後日漫補你、又何必苦苦要加此呢、那時梁義聽得劉才者番相勸、似有悔心、誰知梁義歸家被妻一陣糊言亂說、竟把耳根說軟了、硬起心腸、竟自呈詞控縣、太爺批准、籖票梁友、及中証買賣人、喚齊當堂對審、梁義恃他是秀才、口口敵住他兄、太爺只得斷梁友、繳出賣價一半、交與梁義、你想梁友欠債賣業、盡行償債、猶有不敷、那有拏來分的、百般無奈、把坐宅當了、又嫁賣媳婦、都不够繳足、義又行賄、催稟太爺、就將友丟入卡內、遒日比打數次、者梁友憂氣不過、就氣逼捶胸而死、此時他妻子得信、來到卡中、見夫一死、就傷心哭曰、詞見冤家、只哭得咽喉哽哽、嘴對嘴呼、不應、奴的夫君、前三日、命你兒前來探信、兒說父不幾日就要同程、萬不料、我的夫卡中廢命、叫你妻者恩情怎樣丟、心想叔叔做的事、心腸太很、全不想弟兄們、手足之情、兼嬸嬸他為人心術不正、刁丈夫把田價追逼、均分賣祖業、本是你做事不穩、為甚的、不與他商量而行、豈不知他平日絲毫見盡、何況你賣祖田、他肯甘心、我夫妻本是那幼年配定、誰知道同林鳥半路失羣、叫夫君、鬼門關等待一陣、我情願歸陰曹、一路同行 他妻

子哭了若一陣也是無可奈何只得領回安葬不題且說那年就是大比梁義要上省科舉忽於未起程之前一夜明明夢見他父怒氣而來罵道梁義兒呀今科天榜註名爾本該中第七名舉人緣你不念手足之情逼兄賣坐宅嫁媳婦竟令你兄氣死如今你的科名上天盡削今科還要革去衣頂那三理之人得中式矣梁義忽然一驚而醒說道此夢甚是稀奇然總在將信將疑仍收拾起程及入場來帶舊文搜出革去衣頂又出貢院至榜發之後三理人果中第七梁義此時悔恨不已惡氣歸家每日昏昏沉沉忽一日恍見有二差持票來叫不覺那魂從頂出隨着二差來到陰曹閻君大罵道你者個枉戴衣頂的狗奴重銀錢而輕骨肉滅絕天倫不弟即是不孝無仁無義竟逼兄廢命上帝勑旨念爾兄死在苦兼一生好善已封為土祇他子孫後來榮貴你者個狠心狗胆的人只知有錢財全不顧天倫罰你二世變騾駝與人駝錢以滿其願你子孫日見貧困將為乞丐中人矣你要將來要受拔舌之苦又下去責打四十暫放你還陽令你將自已罪過及受者一切的報應寫出勸世方減罪過一二梁義忽然一跌而醒只叫兩腿疼痛隨喚妻子拏紙筆來邊哭邊寫眾人們聽道詞梁義提筆淚如雨自恨當年悔不及劉才說出三段理本有條序無差移他說為人存天理弟兄莫分高與低兄賣老田憑中議已經價明把契立何不各存厚道意兄緊促受窄逼弟兄只有在今世讓他

償債得便宜不商弟賣兄蔑理弟存寬仁天爺知哲是劉兄勸我的理應信從莫猜疑竟爲利關把竅閉偏要執拘性太痴二段說的是道理說起道理全不依告兄詞狀當堂遞太爺准了把詞批簽票一齊發下去買賣中人有六七當堂審訊果無理責打四十問端的四百串錢補粱義限定一月要繳齊賣屋折價八十幾姪兒又嫁生人妻還有二百繳不起幾次上堂去追逼又恐太爺不着意暗行賄賂把心欺一稟太爺又一比丟在卡內命歸西今知造孽害自己說出實情淚悲啼爲人莫學我粱義傷天害理世間稀陽世之間到容易陰律極嚴全不虛三段說的是情理說起情理更不依劉才就把古人比融四歲來知讓梨又比昔年張公義九世同居未分離又把商朝賢人比兄名伯夷弟叔齊弟讓兄來兄讓弟首陽山下採薇吃餓死無怨真仁義民到於今都稱奇爲人還要依情理三輩古人當學些回頭罵妻太無理爲夫言話聽端的當初分家你說起害我弟兄兩分離誤聽妻言傷天理陷兄卡房命歸西一家大小淚如雨妻離子散各東西我妻你要同心意拏錢取回姪兒妻改惡從善信三理全家團圓莫折離閻王叫我暫回去說明報應使人知我的罪孽不消說不孝不弟我占齊當年未順劉兄意如今追悔也無益勸我有功該中舉龍虎榜上名第七七名理應該粱義魁星点斗說端的粱義罪重名削去更折壽數短衣食闕君又言兄義氣已經封他爲土祇後來子孫多吉

利報應方知有早遲只有錢入惡無比後要剮心又剝皮罪案已定難改易禍及子孫更慘悽爲人當戒我梁義不明三理聽信妻若問我的來生意一張騾皮我的衣。 梁義把他罪犯寫出勸世不一日得暴病而亡其妻不知改悔尙在貪刻不休不久長牙瘟害一年多而死世人於弟兄之間總要講天理情理於不平之事自易消下去莫學梁義重財輕義不說道理報應一來則雖悔痛悔已無及矣

二子乘舟

從來天下重天倫的人必不肯重視財產天下重手足的人必不肯私愛妻子人只要把者兩件看得輕而於弟兄手足間自然不得輕視不但可共安樂並可共患難替生死今試舉一眞心愛兄之人他能殺身以成仁之案與衆聽春秋時有公子壽衛宣公之次子也其兄公子伋乃夷姜所生壽與朔乃齊姜所生宣公得了壽與朔被齊姜所惑遂不愛伋子想把衛國江山傳與壽朔弟兄又不好明言隱隱微露於言動之間公子壽天性孝友知道其中意思每於父母前道兄好處周旋其兄那伋子又溫柔謹愼本無錯處宣公亦不好遽然貶黜只得私下將公子壽囑托左公子洩異日扶他爲君那公子朔雖與壽一母所生賢愚迥然不同年紀雖幼狡猾異常恃其母之得寵陰養死士心懷不軌不惟惱嫌伋子並同胞親兄公子壽也像如釘刺目只是事有緩急先除伋子

要緊常用言語挑激母親說父親在時我母子固然無恙若父親去世後伋子爲兄自然傳位於他伋子爲君夷姜即爲國母那時心忌我母奪寵之忿恐我母子無容身之地矣言畢泣下齊姜素懷有除伋子之意一聞朔言遂嘆氣一聲兒哪娘亦知道此事但此時爲娘不好說得朔云母親是怎麼意思說與爲兒得知齊姜曰兒要問聽我說來

詞

我兒說話好聰明此篇言語合娘心（合娘的心）（也罷我怕兒不該說）娘將此事常思忖朝日籌度此椿情（母親剛是籌度怎的要打个好好的甚麼主意將他害死才好哪）伋子眼前無過眚怎好用計毒他身待他有過好責懲自有妙計事易成那時娘將尓父稟不由你父不信眞除他要把計挈穩何必此時淚沾襟公子朔計了母親之言不消說朝日去尋伋子的短處恨無罅隙可議一日伋子壽誕公子壽治酒相慶朔亦假意拜祝弟兄一席同飲伋與壽說話甚密公子朔似乎插嘴不下遂隱恨於心託病先回一逕到母親面前雙眼垂淚其母問道兒吊淚何來公子朔假意不言只是哭母再三相問兒有甚麼寃屈自有娘作主只管說與我聽朔把娘的心穩住了於是拭淚假意泣訴曰

詞

尊聲母親聽來由險係你兒把命丟（兒哪此是甚麼話你與何人角孽）你好意慶祝伋兄壽我與壽兄並進甌（兒既是如此那伋兄就該感你兩个兒弟的情）（母親嗨）不惟感情話無有反罵兒等不知羞（怎麼你跟他祝壽他還罵你不知羞呢）不他說養育分前後後娘養的賤骨頭慶賀原要相匹耦希罕你來把情周（唉這還了得起誰个叫你跟他慶壽你弟兄也是自討的他還罵些咊）又說傳位

他爲首只候父死稱王侯、那時權柄掌在手、要將母子一命休、嘆、這个奴才說話好欺心、就罵你們弟兄都不可、爲甚連我都罵起來、我到底是他娘、他都敢罵起我來了、哎呀、母再莫說是他的娘、他還罵得有幾句話兒說不出口、母親幸未聽見、兒哪你照直說說、母原先他配、就爲甚棄少愛老牛、哎呀、這个畜牲說此話該遭天譴、不但無娘並無他老子、兒你當時怎不罵他幾句、兒忍不住才開口也想問他這根由、他即奮臂來兒毆、不是二兄命幾休、你二哥又怎麼保全你法二兒勸阻攪住手、因此逃脫把命留、你那二哥也就無用不幫倒你打也要幫倒罵他幾句怎這樣懦弱我的二哥實忠厚、不敢與他犯舌頭、還望母親與父奏、看父如何用計謀、打個主意把兒救、定要除却此寇仇、不然兒各遠逃走、母親休得把兒憂、兒哪、你走不得的、母親叫我莫走、兒受此大辱、母親快些定計、必要奏與父王、看父又如何主謀、齊姜信以爲然、待宣公入宮、嗚嗚咽咽哭訴、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裝点幾句、把伋子之過、說來無地可容、宣公遂召公子壽、問之、壽答言並無此事、宣公半信半疑、遣內侍傳諭、夷姜責他不能教訓其子、以慰齊姜之心、夷姜既已失寵、又受責備、遂怨氣填胸、無處伸訴、自縊而亡、斯時伋子痛念其母、恐父王見責、不敢明哭、只得暗地痛泣而已、公子朔、又與齊姜捏詞、誣伋子說夷姜死於非命、伋子不服、口出怨言、後來有一日、要將朔母子償命、宣公始猶不信此事、無奈姜愬於前、子又譖於後、讒毀日夜交加、又兼齊姜善於獻媚以迷之、宣公遂有殺伋子之意、但恐殺之無名、難免人訾議、輾轉躊躇、必須假手於人、死於郊外、方可掩人耳目、時逢齊僖公

約會伐紀求兵於衛宣公與子朔商議假以往討師期爲名傳命伋子命他入齊與以白旄此去莘野是往齊的要路舟行至此必要登岸在彼安排伋子必不作准備朔素所畜的死士今日正用得着教他假扮盜賊藏於莘野只認舟上白旄爲號此便趕出一齊動手以旄復命自有重賞公子朔與父定謀以後回復齊姜齊姜十分歡喜却說公子壽見父屏去從人獨召弟朔議事心甚疑惑入宮來見母親探其語意齊姜不知隱瞞盡吐其情復囑之曰此乃汝父主意欲除我母子後患切忌不可洩漏於人壽知其計已成諫之無益私下來見伋子泣訴朔合父親之意詞弟有一言來告稟告稟兄長得知聞弟欲不言心不忍弟欲言之難出唇賢弟你有甚麽話說兄長呀說就是何必吊淚你今出外奉父命子於父命理當遵父命我之齊約會這是理當要去的但自衛邦之齊境定由莘野路上行此去莘野少吉慶恐怕路上遇凶星賢弟呀子奉父命縱遇凶星也說不得嗎不如行權之別郡此爲良圖可保身弟今直言不敢隱畧盡骨肉手足情賢弟你心盡到了兄就未知其中來歷其中弊病細思忖免致臨危悔不贏子承父命何悔之有依弟所勸莫拘性守身爲大可留名　哭畢復將弟與父怎麽如此如彼之意細說一遍勸兄不如出奔他國可好伋子曰爲人子者以從命爲孝棄父之命即逆子世間那有無父之國即欲出奔將安往哉遂出裝下舟毅然就道公子壽再三勸泣挽之不從思想吾兄真仁人也此行若遇其難父親立我爲君其心何安子既不可以無父弟

又何可以無兄我不如暗地先兄而行代他一死兄或可免父親聞吾之死倘能悔悟也必慈愛於兄兄亦得盡孝於父豈不慈孝兩全主意已定於是別以一舟載酒亟往河下托言與兄餞別伋子辭以君命在身不敢逗遛公子壽乃移樽過舟滿斟以進未曾開言心中不覺十分疼痛珠淚連連而下就墮在杯中去了伋子忙接而飲之公子壽曰酒已汚矣兄何爲飲之伋子曰吾弟之情在於淚吾之飲此正飲吾弟之情也公子壽拭淚言曰詞吾兄此言痛人心酒已汚穢尙飲吞令弟自覺慚愧甚不該墮淚在杯巡吾弟切莫此講此兄甘願飲之嗎兄雖甘願弟不忍兄飲此酒弟心疼好酒不多飲夜已靜了弟各轉身去安寢罷弟兄相會此刻聯通宵不寢弟甘心怎麽叫弟轉安寢兄勞弟逸是何情賢弟你情已盡到不必過飲倘弟兄復會再又來飲酒兄長還望放量再暢飲曉得後會能不能呢呀好兄弟未必吾去真不轉來了兄縱轉來對誰飲你弟未知那邊存賢弟怎說斷頭話來了你的年青日子尙長真不飲了怎麽又來斟非是提瓶長勸飲長奈離別慘情深如若不棄弟寸悃還要吃個醉醺醺好已經醉了怎麽再吃得縱然醉了長不醒自有舟子放稍行你我今宵盡缾罄莫等醉仙僅八名　只見弟兄二人邊飲邊勸壽乃有心人明雖在飲其實那裡到口伋被弟勸哈痳了口壺到杯乾不覺大醉倒在船倉鼾鼾睡去公子壽見兄已醉乃謂從人曰君命不可遲也兄醉我當代往即取伋子手中白旄插於舟首用自己的僕從相隨囑咐伋子從行人等好生守候不可開船袖中出一簡付之曰世子

酒醒後、可呈他觀、即命發舟行近莘野、方欲靠舟登岸、那些埋伏死士、望見江邊旌旗飄揚、認得白旄、定是伋子到來、一聲呼哨、如風而集、公子壽挺身而出、喝曰、吾乃本國衛侯長子、汝等何人、敢來邀截、眾賊齊聲應曰、吾等奉衛侯密旨、特取汝首、抽刀便砍、從人見勢兇勇、一時驚散、可憐公子壽引頸受刀、殺後、賊党取頭首、裝於木匣、一齊下船、偃旗而歸、　再說伋子酒醒後、不見公子壽、急問從人、從人將簡緘呈上、伋子折而視之、簡上只有八個字云、弟已代行、兄宜速避、伋子激得墮淚曰、酒誤我矣、弟為我犯難、吾當速往、不然恐殺我弟也、急命從人催舟而行、時夜月昏昏、不甚大暗、伋子心念其弟、目不交睫、遠遠望見前面隱隱有一舟、喜曰、

天幸吾弟尚在也、從人稟曰、此來舟、非去舟也、伋子心疑、命趕快推攏前去、及兩船相近、并不見有公子壽在內、伋子愈疑、乃佯問主公所命、曾了事否、眾賊聽得說出機密、即認為公子朔差來接應的、乃捧函以對曰、事已了矣、伋子啟函視之、見是公子壽之首、仰面一跌、氣到船上、從人喚醒轉來、大哭曰、天乎冤哉、眾賊駭然曰、父命殺子、你怎麼稱冤、伋曰、眾位有所不知、其中自有一段原由、請眾位行一方便、暫停舟一時、等我與死者略敘一點衷情、感恩不淺、眾曰、趕快訴與我們聽、看伋遂抱尸首泣訴曰、詞哭聲弟、好傷情、喊聲弟、淚濕襟、往日相親多愛敬、左右曲全顧我身、為甚霎時把命盡、千萬呼來不應聲、可憐分離在轉瞬、只見尸首血淋淋、

無怪昨夜勸我飲、總說再會恐不能、吁、此番遇難兄當令、何苦要你替兄行、早知弟有此情景、應該緊防早關心、賊衆云、我們奉命殺的長子、你怎麼哭他是弟、他那裡還有兄悔、衆位你們不知、為兄此刻好悔恨、賊云悔咪、你悔不該昨夜飲酒貪杯巡、醉後倒臥不知儆、醒來幾乎雞將鳴、哎喲吾弟、誰叫你勸我酒醉不醒、誰叫你瞞我冒頂名、賊衆云、怎麼你哭他是个冒名頂替、他到底是何人、哎衆位稍等一刻、等我跟你們去、弟呀、可憐你冒名不知謹、致使無辜散幽冥、可憐你青春出林筍、正好立志建奇勳、可憐你富貴不要緊、甘願替兄亡其身、吁嗟悲甚、吁嗟痛甚、你今到把弟道盡、各自閉眼脫凡塵、你叫為兄的想你這番情、怎麼不淚長傾、衆賊云、到底你弟是那个、他又是那个、未必我們認真殺錯了不成嗎、哎呀、衆位不必性急、我哭畢自知、弟呀、你今殺身不顧命、重若泰山非毛輕、

惜未替兄細思忖、三弟必然討又生、賊衆云、我們殺的公子伋、伋以下只有公子壽、公子朔、僅止兩人、怎麼又還有三弟、這才希奇、唉、衆位、自有來歷的、三弟他豈講情分、斷然誣兄殺弟身、三弟他必復仇恨、一定泣訴到公庭、這庄事双親豈肯能容忍、你叫兄跳在黃河難洗清、賊云、父殺其子、子不得不亡、怎麼叫声稱寃、到底儘哭做咪、莫躭擱、我們走走、開船開船、衆位何必太急性、難道他死我獨生、唉、未必你也要死、莫嚇我們嗎、生同室來死同寢、怎忍骨肉兩離分、弟呀、你在黃泉等一等、等你為兄一路行、哭畢、公子伋暗想道、想逃往他國、以順弟之意、父必以違命罪我、負惡名以出生、不如死、朔誣我殺弟、雖死不能昭雪、到不如同弟死於九泉、以免汚辱身名、遂對賊曰、非我哭弟、我真伋子也、父命殺我、此吾弟壽也、他竊我白旗、以冒名、何罪而殺之、可速

殺我、以獻父親、可贖誤殺之罪、賊衆在月下、過細視之、有認得伋的、果然錯了、遂將伋子斬首、并裝函中、從人亦皆四散、衛人見他弟兄爭死、乃作乘舟之詩、以詠之、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此詩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也、再說衆賊連夜歸國、先見公子朔、呈上白旄、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的情由、備細說明、猶恐誤殺見罪、誰知恰合子朔之意、遂出金帛賞之、卻入宮見母親、說明其事、齊姜雖痛公子壽、卻喜除了伋子、母子商量、漫與宣公說知、卻說左公子洩、先受伋子之托、右公子職、原受公子壽之托、二人聞聽風聲、各自關心、常常遣人打探消息、回報二人、聞聽、大驚、候宣公早朝、直入公庭、先奏明其事、復搥胸頓足、向宣公大哭曰、洩 哭一聲公子伋、不知罪犯那幾欵、職 哭一聲公子壽、不知罪犯是何欵、洩 哭一聲公子伋、那些不滿人意願、職 哭一聲公子壽、那些惹人討憎嫌、宣公云、二卿哪、寡人未嘗嗔恨二子、不用錯疑了、 哎咪老王、既是如此、二子何以撓命、未必二子無用的、洩 哭一聲公子伋、本算得忠肝義胆、職 哭一聲公子壽、亦可謂品正行端、洩 哭一聲公子伋、頗堪爲國之楨幹、職 哭一聲公子壽、侭可爲邦之屏藩、洩 哭一聲公子伋、即應國祚也無忝、職 哭一聲公子壽、定作輔弼孰云偏、二子哭訴至此、宣公越是難過、又云寡人之哭字、、知何人害二子、查實定要嚴究的、 呢咪老王、洩 這件事定必有人起釁端、不然公子屬貫體、孰敢胆大冒犯焉、職 這庄情斷然有人在專權、不然世子兩兄

弟誰敢藐覰并殺焉、宣公云二卿切莫過疑、未必寡人不心痛、嗚實屬不知不必抱怨亦不必久哭了唉非是久哭淚長潛那有無故遭此寃、弟兄同時把頭砍 戩 非是抱怨心不甘、那有平白罹此難、弟兄兩人遇魔纏、二卿嘛、這是寡人無福把你二人撫他苦了、悔老王莫提起撫字則已、一提此事我二人好悔公云事已過了何悔之有 洩 悔不該把伋子真心苦意來輔、戀輔戀半途屬枉然、戩 悔不該把子壽左之右之來周旋周旋未終何益焉、二卿不必追悔、悔亦無益、也不必伋哭我心难過 洩 吠呀我那傷心的伋子惟願你去泣訴冥王殿、冥王與尔把案判、戩 我那痛心的子壽惟與你去哀告閻君前、閻君與你伸含寃、 二子哭泣未了、被宮內齊姜聞之、命內侍挪下殿去、不准殿上久哭、二人下殿號泣而歸、此時宣公被二子哭得如醉如癡、半晌不語、痛實生悲連聲

嘆曰、齊姜誤我、即召 公子朔問之、朔辭以不知、宣公大怒就着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 朔雖口中應允、心中却喜、那里肯献殺人之賊、宣公自受驚以後、 又思念公子壽、感成一疾、半月而亡、死有餘辜 公子朔發喪襲位、是爲 惠公、公子洩與公子戩怨恨惠公、欲爲伋壽報仇、未得其便、惠公 與宋協謀伐鄭、自己帶兵而往、公子洩謂公子戩曰、國君遠去、我 等舉事、此其時也、公子戩曰、如欲舉事、先定所立、人民有主、方保 不亂、正在密議、忽報大夫寗跪有事相會、兩公子迎入、寗跪曰、二子忘乘舟之寃乎、今日機會不可失也、公子戩曰、正議國主、未得 其人、寗跪曰、伋子之弟黔牟仁厚可好、且周王之壻、可以彈壓國 人、三人揷血定議、密遣人傳一 誑報說衛侯

伐鄭兵敗身亡、於是迎公子黔牟即位、百官朝賀已畢、然後宣示衛朔、屈殺二兄、致父忿激而死、不孝不弟、大干名分、有玷國位、不應爲君、重爲伋壽二子、發喪、改葬其柩、以表其友愛之誠、不似子朔之殘忍、命甯跪領兵、阻止衛朔歸路、又除宣姜於偏室、不許正宮居住、朔不得歸國、爰奔齊以投依、用儘機謀、喪儘天良、終歸於空、正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也、由此案觀之、伋與壽異母弟也、尚且讓國爭死、以全手足之情、而今有同胞弟兄等、一遇患難、只圖各顧各者居多、何言異母兄弟、尚捨生替死乎、其至有爲爭銀錢田產、恨兄弟之不早亡者、亦有其人、但此等孽種、皆屬子朔之類、終難免地獄之苦矣、人當以伋壽爲法、自可以名垂千古矣、

友愛全節

扶風縣、有一人、姓史名定國、父母雙亡、弟兄四人、定國行二、娶妻唐氏、生一子、乳名長壽、大哥名史定邦、娶妻汪氏、生二子、三弟名史定綱、娶妻徐氏、無子、四弟名史定常、娶妻艾氏、年方十六、尚未完配、却說定綱日日耕營、受盡風霜、忽然得下病症、臥床不起、自料必死、因叫哥弟嫂嫂上前來囑咐一番、

尊一聲弟與兄細聽我言、喊一聲二位嫂詳聆的端、皆因是我不幸、得下病患、藥不效、神不靈、無有救援、怕的是兄弟們分離不遠、怕的是叔嫂們不得團圓、怕的是兄弟們、難久同爨、怕的是叔嫂們各居一天、若我死房內妻獨腳打戰、上無夫、下無子、孤寡堪憐、望兄弟放寬懷、格外

顧盼、望嫂嫂施恩點、另眼相看、若能夠遂我意、不負心願、我縱死
九泉下、也是甘心、轉面來、我又把賢德妻喊、快快的上前來、夫有
話言、我今日得下病、生死難辨、妻呀怕的是不久日命喪黃泉、夫君呀你
不過災星月降、怎麽說出斷頭話來我的妻、你須要早立志、念體三從、合四德、才算
淑媛、倘若是爲夫死、妻呀別般莫戀、第一要緊拴着意馬心猿、妻呀常
言道守節婦、神人顧眷、賜旌表、建牌坊、世代名傳、果能夠全節操
體夫志願、夫雖死、妻呀在陰靈也得安然、兒合女、世上人個個喜戀、
那知道夫妻們修積未全、連年來無有女、并無兒現、怕的是卧房
中一人獨眠、細想起、妻呀縱無兒何必悽慘、或抱任也可以接續香
烟、况兒女這本是閻王所管、我的妻耐煩些、立志要堅、說到此不

由我喉硬難嘆、妻呀說到此不由我心如箭穿、這些話、妻呀你須要緊
記、莫玩到來世夫妻們再效鳳鸞、囑咐畢、徐氏只得寬慰、祇望
病體痊愈、孰知越加沉重、過了一日、竟自氣絕而亡、斯時徐氏抱
着他夫、放聲大哭、　哭一聲我的夫、珠淚滾滾、喊一聲我情郎眼
淚汪汪、奴的夫莫忙走、暫把車擋、聽爲妻一一的細數衷腸、夫呀奴
與你本結髮、幼年配偶、只說是夫妻們百年無傷、郎那曉得今日
裏、災星迭降、染病疾有數日竟不起床、夫呀簽也抽、卦也問、神靈不
相請、先生換過了許多葯方、郎百般的主意兒妻也想、上又誰知
你的病越治越强、到今日夫妻們一言未講、夫你竟自兩目瞑夢
入黃粱、奴與你同林鳥、半路失喪、一無子二無女獨守空房奴情

願死一路與你同往若不然夫你叫妻怎樣下場　徐氏哭畢如
酒大醉半時方醒弟兄謹備衣棺把定綱安葬已後徐氏剪髮守
節一心要抱大哥次子爲兒以承丈夫禋祀定國欣然應允大哥
猶豫不決大嫂毅然不肯以己只有二子抱了一個出去又怕這
個靠之不着兼之四弟又在挑唆大哥大嫂莫抱不如將徐氏逼
嫁出門瓜分田產這才穩當大哥聽得四弟之言越加不肯抱了
定國無奈向徐氏說道你剪髮守節這是合族之光大哥不肯抱
子與你這是他胆子太小了我將長壽兒抱與你好也不好徐氏
欣然答應定國對妻說道我二人才二十四歲未必就生不出兒
子妻把長壽抱與徐氏接起三弟香烟保全徐氏名節神天默佑
必定越加要生好兒的唐氏說設硃生定國說古言道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你我夫婦有此善念上天最喜那有不生兒子之理縱
然不生我們體了父母之心重愛三弟夫婦盡其友愛之道死後
對得天地祖宗就無兒子也是無妨唐氏聞聽此言亦欣然應允
史定常聞知便對史定邦說道大哥二哥夫婦願抱長壽與徐氏
這下子徐氏有靠他更不肯嫁了這一股業產看到二哥一人得
了大哥你把你次子抱與他定邦說我先時已不肯抱今日又如
何開口定常說我後來生得有兒也要抱一個與他我題起頭大
哥你就跟住我說於是史定常對定國說二哥二嫂你只一個兒
都要抱與徐氏你兩個人起的心思我也知道但我後來生了兒

也要抱一个與他、這些話都要寫出憑據來、你的抱約我才畫押、唐氏聞聽此言、便說我只一个兒、原是不肯抱的、你二哥不忍你三哥無後、使你三嫂出嫁、失了名節、他才苦苦要我把長壽抱與他、你今日說我兩个起了心思、是怕我想分他的家業、既是這樣說法、我的兒不抱、就是你要抱、你只管抱、定國說道、四弟如何說爲兄想這田地去了、古言道、謀人妻子不顧家、謀人田地水推沙、外人的田地、尚且謀不得、如何謀得兄弟的田業、相欺兄弟、即是相欺父母、既爲不孝、又爲不友、根本大壞、焉望枝葉茂盛、四弟我抱長壽與你三嫂、並非貪謀這一股田業、我想父母生我們、兄弟四人、費了千辛萬苦、才把我們弟兄盤養成人、不幸父母去歲雙亡、至今滿一年、三弟又死、想三弟十四歲丟了詩書、同家務農、至今七年、寔在受了多少勞苦、剛剛掙起家業、忽然一病而亡、在生未曾享福、死後連香烟俱無、又使他妻不能保全名節、你想父母之心、安耶不安、三弟之心、甘耶不甘、況你三嫂青年守節、他怕他父兄（逼嫁）、已經將頭髮剪了、這樣苦心苦志、竟使他單身無靠、想此情形、你我之心、又怎樣過去得、爲兄心中不安、是以忍着疼痛、苦勸你二嫂、把長壽抱與徐氏、四弟你心中帶疑、怕我吞謀這分家業、你後來也要抱个兒子與他、這也可得、但大哥你還抱也不抱、史定邦說、你們俱抱了、我也要抱一个、徐氏聽得此言、便說道、那是抱兒與我、明明是瓜分我丈夫的絕業、心頭想起、越加傷慘、就

走至丈夫靈前放聲大哭、詞 我的痛心夫、我的寃家郎、自從去歲
嫁與你、夫 只想鴛鴦地天長、郎 那知寃家不長久、夫 半路折開好
鳳凰、郎 一年才滿就分散、夫 如何丟奴這般忙、郎 丟得爲妻好悽
慘、夫 無兒無女守空房、郎 孤孤單單人一个、夫 教奴如何守得孀、
郎 因之我爹要嫁我、夫 不許爲妻守空房、郎 爲妻雖是女流輩、夫
却知名節與倫常、郎 好馬不披雙鞍子、夫 烈女豈嫁二夫郎、郎 爲
妻幾回欲去死、夫 又念無人來燒香、郎 爲妻心想不去死、夫 又怕
奴的爹和娘、郎 爹娘嫁我固害我、夫 又怕歹人心不良、郎 無奈才
把剪刀拿、夫 剪得頭髮光椿椿、郎 剪了頭髮無人要、夫 爹娘才不
說下堂、郎 一心與你把兒抱、夫 坟前才有人燒香、郎 多蒙二伯相
憐念、夫 願把長壽抱過房、郎 爲妻聽得心歡喜、夫 那知么叔是鐵
腸、郎 他未娶妻那有兒、夫 也要抱兒分田庄、郎 大伯聽得么叔話、
夫 也說他兒要過房、郎 這樣那是抱兒子、夫 明明是要分絕房、郎
這樣抱兒我不抱、夫 情願與你一路行、郎 寃家你快來接我、夫 接
我同去見閻王

哭畢、却說徐氏走在房中、將門緊閉、史定國見
事不好、便在門邊連聲喊叫、賢弟媳、死不得、想錯了、你死到全了
你的名節、你丈夫的香烟後代、豈不斷絕了、慢慢商量、自有下落、
徐氏聞聽有下落、又放聲大哭○我的傷心夫、我的寃家郎、爲妻
正要穿衣服、夫 忽聽二伯在門傍、郎 連聲喊叫死不得、夫 死了無
人來燒香、郎 奴想寃家死得苦、夫 無有後代奴心傷、郎 二伯既說

有下落、夫為何么叔不開腔、郎大伯他也全不說、夫細思細想沒
下場、郎大伯么叔逼我嫁、夫無非想分我田庄、郎見我守節太年
少、夫怕奴不潔又不長、郎奴本是個有恥婦、夫他怕奴是無恥娘
郎奴的心志他不曉、夫無怪要逼我下堂、郎奴的心腸無處表、夫
只好將面來損傷、郎從今以後不打扮、夫只穿粗布舊衣裳、郎紅
紅綠綠都不要、夫一齊拏來付火光、郎一身四體全不像、夫誰个
還來把奴央、郎夫與伯叔且心放、夫奴决不肯敗家綱、郎奴今現
出苦情狀、夫看他又是何心腸、郎奴受困苦奴不怨、夫陰靈你要
作主張、郎但願伯叔回心轉、夫與你接起萬年香○徐氏哭畢、就
開衣箱取出釵環首飾、盡行打爛、顏色衣服、盡行焚燒、又取粉粧

盒子打碎、手拿磁石將臉畫爛、衆人把門打開、去看、只見徐氏滿
面是血、定國見之、兩眼流淚不止、史定邦史定常低頭無言、定國
哭曰、大哥么弟、你看徐氏一次剪髮、二次燒衣、兼又損傷容貌、這
不是真心守節、誰肯做這傷心之事、我勸大哥將你次子抱與他
好耶不好、定邦說、你們要抱只管抱、我已後再不講這个抱字、定
國又問史定常、么弟、我暫且把長壽抱與他養、倘你日後有了兒
抱與他、我把長壽收回、可耶不可、史定常仍然不肯、第三天、衆族
知道、个个不依、說守節抱子、原是要由他選擇、他心愛則抱、不愛
則不抱、律例如此、豈可由他卡住的道理、憑官書立抱約、就是史
定國再三哀求族人寬限、姑候他十日回話、不依再告不遲、第二

日定常之妻艾氏、聞聽此事、心想請父親勸夫、又未過門、父親必不肯去勸、即勸亦不肯出口、也是枉然、無可奈何、只得自修書信一封、用小盒裝定、托媒婆李、向氏送與其夫史定常、觀看、定常揭脫封皮、開盒一看、并無別件、只有書信一封、折書觀看、有話十二句、夫郎須要存恕道、休謀田地逼兄嫂、生死遲早不可知、誰个頭栽長命草、設使夫君似三哥、難道叫奴隨人跑、倘若三哥也像夫、又教為妻怎樣了、奴受三嫂那般苦、夫在泉下如何好、將心比心細思想、與其後悔不如早、史定常看畢、心中暗想、三哥體強壯、五天疾病便同陰府、我的身體萬不及他、焉知我的生死遲早、妻說誰个頭栽長命草、這句話真果不錯、設若我一死、難道教我妻跟隨人家不成、也是要他守節、才好、既是要他守節、他又沒得兒子、他的身靠何人、豈不是逼住他為賤婦了、真正差矣、實在錯矣、便與三嫂陪罪、又與二哥二嫂頂禮、自請家族、與徐氏書立抱約、甘心畫押承、無異言、定國乃將長壽抱與徐氏為子、後十年、初無生育、定國夫婦毫無怨悔、只教長壽好心孝奉徐氏、不可少有外心、又一年、連生二子、少年成名、徐氏所抱的長壽、十八歲入學、二十歲中舉、連登進士、出仕時、與母請其誥封、　皇上賜節烈無雙四字、後徐氏無疾而終、後僧七明夢入冥府、見徐氏封為苦節承清元君、見定國封為城隍、後發放為學院、從此看女當以徐氏為效、男當以定國為法、以定邦定常為戒

知恩報恩 女案視嫂如母

宋朝有一廖忠臣、自幼被父母驕養成性、成人不知孝順、專好結交匪類、父母屢戒不聽、也只得隨他便了、及到廿一歲、爲之娶妻歐陽氏、係儒家女、曾讀過班氏女箴、與忠臣係同年同月同日生、自于歸夫門、見夫置雙親於不理、每流蕩而忘返、時常枕邊苦勸、伊夫置若罔聞、因想道、俗云妻賢夫禍少、今夫不知孝順、知之者固謂夫忠言不入於耳、不知者、反謂夫無內助之賢、又况婦女一生以夫爲主、夫貴則妻貴、夫賤則妻賤、今夫迷却本性、久後遭報、與奴豈無關係、這又拏何主意哦、有了、想不久卽是我夫妻生辰、奴不免如此如此、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生期已至、歐陽氏是夜備辦酒餚、於公婆丈夫食畢、轉至房中、啼哭不止、忠臣進房、見妻坐在床上哭泣、遂問道、今日是你我生辰、原是一場喜事、尔爲甚反來哭泣、歐陽氏不應、只是流泪不止、忠臣問之再三、氏乃訴道、

坐小房、泪流滿面、尊夫君、細聽根原、（講說是嗎何必哭喋）今日裡、夫妻生誕、觸動我心內愁煩、（有嗦子事情愁煩嗎）當此日、原是母難、其中的苦楚難言、（有那些苦楚喲）自受孕、憂心輾轉、恐怕的臨盆作難、（噫就怕得這們早我見今世上婦女肚子懷腫了還、在走東說西又未看見他在怕）及到那十月已滿、兒犇生、娘似歸泉、生下地、急忙包撿、也不分是女是男、（此乃人情之常又何足挂齒哦）或保抱攜提、顧盼那一刻、丟去心間、一年小、兩年大点二、爹娘不勝喜歡、出痘痳、求神許愿、眼泪水流了若干、及兒女年長身健、凡婚嫁不吝

銀錢、父母恩難以盡嘆、縱殺身也報不完、就該要孝順無倦、又何堪抵觸堂前。我說你哭些甚麼原來是爲這些淡咋咋的事情怏怏不消哭得我不愛聽想夫君前世修善、故今生乾道成男、一輩子不離家院、日日在父母身邊、或問安、或是視膳、能體饑、又能問寒、庶可以報親恩、豈像我歐陽女媛、自幼兒不知事件、未能彀孝順老年、及到那事畧知點、又要咏桃夭詩篇、不能夠家中久站、辜負了爹娘養撫、今日是爲妻生誕、故不禁有感而言、請夫君代奴思念、你看奴慘不慘然、 忠臣被妻一頓言語、說得良心隱隱發現、想道我妻時纔這些話、分明是現身說法、欲我醒悟、然一女子家尚能知道親恩當報、豈我堂堂男子、反不如那婦人了、乃假意言道、夜已深了、不必說那些閑話、各自安寢、遂解衣而臥、氏見夫如此、想道奴以隱語示勸、夫不醒悟、這又如何是好、罷罷罷、奴的心也盡了、以後不免在公婆前更加孝順、替夫改過罷了、亦强勉就寢、于是氏在翁姑前凡服勞奉養、較前更十分精細、忠臣見其如此、愈覺觸動天良、想道妻係外來之人、我乃親生之子、外來者、尚知孝順、親生者反致忤逆、直禽獸不如了、于是卽在父母面前請罪、以後凡温清定省、件件周到、正是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熟料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存、其父陡染疾病、忠臣夫婦日夜服侍、衣不解帶、藥必親嘗、無柰病愈沉重、命在旦夕、其父將忠臣與至床前、囑以和睦鄉黨、處已待人之事、又言道、爾母現

懷六甲、不知是男是女、若父死後、勸母不必過悲、臨盆或男或女、
尔夫婦須要看父面上、撫養成人、留心嫁娶、父死亦瞑目、言畢而
逝、忠臣夫婦號淘大哭、見母亦氣死幾番、恐其觸動胎孕、忙拭泪
將母勸住、備辦衣棺、擇日厚葬、不題、自後忠臣夫婦見父死母寡、
恐其獨受孤單、日則言笑散悶、夜則同房安宿、及母十月臨盆、生
下一女、取名閨娘、誰知滿月過後、陡染疾病、莫可救藥、自料病不
能起、乃將兒媳喚至床前、囑道〇忠臣夫婦聽娘講、細聽爲娘說
端詳、母親須要將息病體、不必過爲悲啼、自從你父把命喪、爲娘無日不悲傷、這都是兒
媳命薄、致母有破鏡之憂、幸尔夫妻勤、孝養爲娘到也不悽凉、服事有不到處、還望母親恕罪
誰知天爺把災降、月滿得病臥牙床、人吃五穀生百病、母親不必憂心呀、氣息奄奄

命不喪、致尔夫妻晝夜忙、母親說在那裡去了、兒媳縱粉身也難報母親之恩、百歲都要歸
泉壤、爲娘何惜夢黃粱、母親須要放寬点、不必說此斷頭話、但有一事心難放、丟下
乳女怎下場、倘娘一口氣不上、誰個包纏撫成行、但願母親病好、卽有不測、自有
不肖等撫育小妹、兒呀、爲娘自幼多病恙、生你姊妹一雙雙、於今兒到身
年長、你妹要你作主張、撫養成人配名望、于歸賠奩莫荒唐、母親放心
這些兒都曉得、歐陽媳婦聽娘講、爲娘言語記心旁、婆婆有話請講、兒的爹媽善
教養、三從四德記無忘、于歸我家知事向、婦道無虧甚在行、都是婆過
譽了、爲娘很可把福享、誰知一病入膏肓、丟下閨娘月餘上、望媳包
纏勤洗漿、乳哺之事要仰仗、幸而長成莫怠荒、教他績來、教他紡、
女工事事要精詳、就將你身作榜樣、教他婦道記心旁、日後遣嫁

替娘想、稱家有無辦嫁妝、門戶相當莫亂放、爲娘九泉也沾光、說
着說着痰湧上、三魂渺渺赴望鄉、 歐陽氏聽得婆言、說道、惟願
婆婆病癒、郎或不然、妹妹包纏于歸、諸般皆媳分內之事、無煩過
慮、言畢不見婆應、臺頭一看、早已垂頭喪氣矣、夫妻雙雙大哭一
場、夫 一見娘死放悲聲、妻 不由爲媳泪盈盈、夫 悔恨當年迷心性、
不知孝順二雙親、妻 猶幸後來能反本、朝夕侍奉報大恩、夫 誰知
壽數由天定、爹爹一命歸了陰、妻 斯時轉念想一陣、公公雖死婆
尚存、夫 夫妻朝夕去恭敬、也可報答一二分、妻 孰料婆婆又不幸、
月滿得病不安寧、夫 只說服藥有靈應、誰知積日病深沈、妻 死期
三更來註定、不肯留人到五更、夫 母親一死不打緊、丟下小妹一
月零、妻 時纔吩咐多一陣、教我夫妻撫成人、夫 撫養妹妹固要緊、
口口只恨我忠臣、妻 於今公婆俱廢命、夫妻何處去報恩、夫 使我
早些返本性、也能多孝幾度春、妻 當日苦勸夫不信、於今雖悔悔
不應、夫 母親呵枉費了生我養我苦受盡、妻 婆婆呵辜負了娶媳
教媳一片心、妻 夫妻雙雙泪難忍、妻 何日纔得免悲聲、夫妻哭
泣一番、厚殮其母、以禮殯葬、未幾歐陽氏亦生一女、取名秀女、此
時氏又要帶閨娘、又要引秀女、哺至數月、乳不能給、心想溺死已
女、獨撫小姑、又恐有傷好生、欲將二女兩全、又恐小姑欠乳、倘有
不測、豈不辜負公婆所托、事在兩難之間、乃謀及丈夫忠臣、遂請
鄰近王大嫂來家帮哺、氏以秀女分於王大嫂乳哺、而自乳閨娘、

襁抱不離、全不關心於秀女、王大嫂見其如此、因問曰廖大嫂、何
將己女看得太薄、而把小姑視之甚厚也、氏答道、嫂當日以小姑
交托於我、嫂今雖死、言猶在耳、如將小姑待薄、是使嫂含恨於九
泉、孝在何處、生而諾之、死即棄之、信又在何處、不孝何以爲人、夫
不信施之他人、尚且不可、況公婆乎、吾之所以厚小姑而薄秀女
者、聀是故耳、鄰婦深服其論、見得歐陽氏如此賢德、將秀女亦爲
之耐煩、乳哺不覺、金烏似箭、玉兎如梭、二女俱長到十五六歲、氏
待之如初、秀女見了不服、凡飲食坐臥、不與閏娘一堆、更形之於
語言、說母厚疎薄親、母若教他做事、便教母使他心愛的、母雖
責懲、置若罔聞、鄰說那日是五月端陽、忠臣稱了幾斤肉過節氣、

及至席上、氏將好的拈與閏娘、其餘教秀女各人吃、秀女甚忿、將
閏娘之盌奪了、傾於地下、閏娘不過意、遂下席至於廚房流泪不
止、氏百般曲全、閏娘只是啼哭不已、氏心內猶如刀刺一般、忠臣
見了、將秀女飽罵一頓、復指着歐陽氏罵道、這是你教的好女、如
此任氣、後來莫把我羞辱了、氏悽然下淚、將秀女叫至房中罵道、
叫秀女近前來、娘有話敘、爲甚麼年二八未把事知、想當年祖
翁姑先後去世、將閏娘交於我好生提攜、不料得爲娘的生下了
你一个人、撫二女、乳不能給你的、父纔去請王家大姊、始把你分
於他、挈乳充饑、娘帶着閏娘姑、不敢嫌棄、無非想無娘兒未得靠
依、未必然親生女不放心、意無故的要將你待得賤些、因閏娘他

是你祖母生的、你有母、他無母、苦樂不一、又況且你是卑、他尊於你、論班輩當恭敬、不可相欺、小丫頭心不忿、與姑使氣、凡百事惹着你、騙起臉皮、今日裡、在席上、大大不是、搶姑盌、弄得他、不住悲啼、小丫頭似這樣心懷妒嫉、你公婆在九泉、怎得安逸、娘當時在棹上咬牙恨齒、想打你、又道娘心不仁慈、因此上、在小房細細叫你、從今後、須當要兩下相宜、如不改、爲娘的不管你的、到那時、你才是悔之不及、說到此、不由娘淚如雨滴呀、秀女今夜晚、高枕臥仔細細繹、秀女聽了、不覺如夢初醒、忙與爹娘陪罪、復與閨娘陪禮、以後果然相親相愛、不題、却說歐陽氏如此賢德、人但知其待小姑之厚、而不知其待己女之薄、皆說彼待公婆之女、尚且如此仁厚、而待自己之女、不知是何等愛重、法所以、高門皆爭聘秀女爲室、氏亦知人之情、但凡來議論者、祇以姪女不可先於姑、孃爲辭、人莫辨其意、詢及鄰人、始知氏待小姑、倍于秀女、於是復爭聘閨娘、氏擇其根穩壻佳者字之、及遣嫁之日、賠奩十分豐厚、後秀女適人、僅及其半、這也不必煩叙、誰知人非金石、慨上壽之難期、歐陽氏忽然得病、命在旦夕、閨娘與秀女聞信、皆回家省視、其殷勤服侍、閨娘較秀女尤甚、這也可算知恩報恩、孰料醫藥罔效、未幾命斃、閨娘如喪父母一般、哭得眼淚成血、及開路畢、閨娘伏於棺上、不許掩殮、否則幾腦碰死、衆婦勸之不住也、把他無可奈何了、內中有一老者、誑說道、人既死了、難道哭得活的、離此不過百

步有一雷神廟你何不去至廟中求菩薩起死回生這也是想把
閨娘遣開掩殮安葬算了那知閨娘聞之觸動心懷忙至廟中跪
地哭道　廖氏女跪廟堂眼淚下吊濕透衣裳哼聲雷神爺聽我
訴端詳想奴一尺五寸不見一雙爹娘如今身強力又壯是誰將
我撫成行乳哺恩虧嫂娘耐煩撫育不敢怠荒與奴勤包纏與奴
常洗漿雖是公婆所遺待如親生見郎未曾將我打一下未曾將
我罵一場聞當年秀女降薄待親生厚我閨娘將女請人撫將奴
自已養時時防我傾危念念在奴身傍夜晚睡嫂手腕上白日把
我背襁不久日身年長記得那年五月端陽嫂娘將細膾與我
偎盌裝秀女見了心不忿將碗奪地令犬常嫂一見心悲傷忙將

秀女駡了一塲轉面端起盌用言把我哐斯時不該啼不住致使
嫂娘淚汪汪及年笄配鴛鴦高門爭聘必先姑嬸看在公婆面捨
錢辦嫁裝自後秀女于歸那点及我閨娘迄今追想當日事說來
令人痛斷腸只說是嫂命長漫漫報荅徐徐酬償誰知得疾病一
命入黃粱口口呼之不應聲聲哼不還陽吽我怎不淚滾滾難報
嫂娘恩無疆菩薩呀恩難報且不講惹得旁人說短道長都言嫂生
平無事不在行孝公婆於存日敬灶君於廚房枕邊勸夫同心性
並未拋撒米合粮未廢字未艷粧三從四德謹守勿忘婦女似這
樣宜乎壽而康一旦忽然命斷都說好人難當天天呀聰明正直在
天上難道不知嫂賢良何報應不昭彰善無善報民女難詳嫂今

旣死去豈敢怨神王但來菩薩要怜憫民女甘願替嫂亡倘能够使嫂還陽民女生生世世敢恩不忘子子孫孫戴德無疆　閻娘哀懇已畢不覺昏迷於地不一時恍聞有人說道尓嫂已經還陽尓還在此哭甚閻娘聞之大喜一驚而醒不題且說廖忠臣見妹在廟中去了卽命人掩殯出柩於廳外安頓已畢方欲抬出山去忽然陰雲四合平地一雷將棺劈開衆人驚退頃刻天清氣朗歐陽氏忽在棺中坐起呼秀女與為娘遞盃茶來衆人定睛一看果然還陽連忙近前扶出棺中牽至中堂問其回生之故氏說道我被一青衣童子引至一所殿宇上橫一匾問及童子說是西方駐節四字傍懸一牌說是總理善惡都統司七字正在觀看童見忽說道善嫂嫂且在此寬坐一刻待我稟過王爺聽候發落須臾童兒到說王爺將我批送東嶽領納牒文投生相府女轉男身方欲起行忽見空中雷光閃閃雷聲轟轟殿宇諸官吏皆合掌跪地恍聞空中言道廖歐陽氏前生與人打胎今壽止三十六因婦道無忝頗知孝道重愛小姑以慰親心念伊小姑跪懇轉奏　上帝增壽五紀廖閻娘前世怨天恨地該今生廿二歲為哭泣過情吐血而亡上帝念他視嫂如母亦加壽四紀言畢忽一㨪雷恍將我提起從上拋下因此嚇醒但不知我小姑在何處去了怎麽未見攏來衆人道其緣故歐陽氏聞之急忙要親自去接衆人勸之不住方纔扶至堦前忽見閻娘口吐衄血已經攏屋歐陽氏一見心如劍穿一般兩姑

嫂抱頭大哭衆人勸住氏將同陽之故對小姑細表一番復拜謝再造之恩閏娘忙扶起說道妹無嫂嫂焉有今日是嫂乃真妹之重生父母也亦跪地拜謝歐陽氏亦忙扶起衆人見之莫不歎賞姑嫂之賢宜乎增壽益紀也各歸家誥誡妻女自此那一鄉莫不同心向善而爲義士哲婦不題後歐陽氏與閏娘吐血之病皆不藥而瘳歐陽氏於四十三歲忽生雙子先産者象貌魁梧後産者氣度温雅忠臣因材器使後一爲宋室總戎一爲内翰歐陽氏壽享期頤閏娘年近七旬俱無疾而終子孫亦簪纓不絶後儒有詩讚曰小姑無嫂焉有今嫂無小姑難再生請觀歐陽廖氏女愧煞多少負心人

葉三奇案

道光二十九年廣安州出一奇案其人姓名姑不必傳在遠縣貿易賺有二百餘銀背負歸家時出門已半年了心想妻張氏一人在家無人照應年正少艾恐有苟且之事我今且先試他一試遂將包袱掛在側近一黃槐樹枝上身穿舊衣入門其妻接住坐定問及生理之由伊故意嘆氣言巳折本其妻用好言安慰道折本亦是小事夫君何必焦心今後且不必出門就在近處貿易亦好時午飯已熟遂熱酒一瓶殷勤相勸伊見妻舉止從容全無妖冶之態巳信其無邪淫之事於是心中大喜哈哈大笑連飲數大杯漸漸沉醉其妻見此情形心中大悟遂說道你明明賺了錢回來

何用虛言哄我伊驚問道汝何以知之其妻道你若真折了本豈還有如此歡容笑臉伊知瞞不住遂言道實不瞞你果然賺了二百餘銀妻問銀在何處伊亦不隱遂將銀寄放黃槐樹上之意亦直說出其妻埋怨道你好糊塗就要試我貞不貞節難道帶進屋我就搶了你的不成你還不快快前去拿來倘若被人竊去怎麼得了伊聞言心慌急忙前去爬上樹滿枝尋找查無形影駭得魂飛魄散不覺大哭起來 詞 一見無銀魂不在顆顆珠淚洒胸懷可憐辛勤有半載才賺銀子回家來那知禍患生意外錯疑我妻悔不該我妻貞節無比賽不該將他糊亂猜二百餘銀都不在無有貲本怎下台重重樹葉全遮蓋何人得見真怪哉回家縱然妻不

怪自已臉上也生灰越思越想事做歹罷罷罷鴛鴦兩丟開如此時乖命又舛枉在人世走一回到不如縊死樹枝外免在人間受苦災 伊哭畢卽解下帶來正要上吊忽有鄰翁前來勸住問其原由伊將前情哭訴一遍鄰翁道焉有青天白日失銀之事而今州太爺判案如神你何不前去告訴伊說道拿賊拿贓既無証據怎生去告鄰翁道你銀子在這樹上不見了的如今何不就告這黃槐樹看州尊怎樣斷法伊說道怕去不得似乎不合情理鄰翁道你不知道我們這位州尊大人乃二甲進士出身官合陽時以勤政愛民為首務强毅廉明好匪斂迹每朔望必親臨城隍祠督率命諸生宣講 聖諭二十二條隣近州縣咸取法焉離任之日士

民攀轅而泣者數萬人今蒞任吾州其政教仍與合陽無異凡有稀奇疑案無不審斷出來這樣神明官府即求之古人中能有幾個伊聽隣翁之言果然赴州具禀州尊問其來由伊一一上訴有詞爲證 謳跪大堂不由我珠泪齊吊尊大人聽小人細說根苗你可從實說來與本州一聽念小人家道貧資本微小做一個小經紀常在外郊男子志在四方固是正理但只你賺了錢未曾多蒙得老天爺暗中默保半年內就賺了二百銀鈔好呀才半年工夫就賺了二百銀子者就是大幸事爲甚麼又被人偷去了呢想家中無多人妻又年少倘做下無恥事怎樣開交把你者个惷東西怪都想出來了知妻者莫如夫未必你妻貞不貞節你都不知道理○大人容禀我每日在棧房心驚眼跳急忙忙收行李[illegible]回故郊你既對直歸家者銀子又在何處失的呢○呢呀大人呀是小人一時間氣暈窄[illegible]

妻子在家中另有外交噯噯實在好笑真真都怪想出來了但只你既如此設想你必要去試他一試的哪將攏屋心兒裡設一計較換一身舊衣服難畫難描你如此打扮那銀子又放于何地呢我進隣有黃槐大可數抱遂將銀拿上樹掛在枝梢你將艮掛在樹上空手進屋你妻子又如何接待於你呢我的妻一見我滿臉陪笑忙端茶擺午飯又扮酒殽如此看來乃是个賢良妻子你可曾對他說了實話未有呢他聽說折了本全不火冒反勸我莫氣惱漫漫再撈他者樣勸你豈不是被你哄着了哩不一時他忽然開言問道賺了錢你哄我所爲那遭噫者个婦人了不起他又怎知道你賺了錢呢他說道倒運人氣色不好你有說又有笑裝得不高呢呀好个聰明女子就像習過麻衣相的一般至此時就該要說出實話才是我此時才把那實言相告他就催快取回恐怕不牢你上樹去取却有銀無銀呢爬上樹取此銀全不見了駭得我那一時魂散魄

消此時你又如何想方呢、想半載苦掙積費力不少、不由我手搥胸痛哭嚎啕銀已失了哭也無益我情急解腰帶樹上去吊、蒙隣翁打救我性命一條、你既不死又作何計較呢因此上做呈詞前來稟告、望大人替做主、龍目細瞧、

那州尊冷笑一聲、將呈詞打開一看、上寫道、具狀人王大才、年三十歲、為樹棍鯨吞、懸恩追究事、情因生意、以貲本為要務、而銀錢與性命相關、切今歲小人出外營生半載、共賺得二百餘銀、回家路過近村黃槐樹、為試探妻室、將銀包裹、寄樹梢、轉時來取、即瞞騙不與、問樹而樹無言、尋人而人無影、竊思本之則無利、於何有室家有懸磬之憂、妻孥興仰屋之歎、為此迫叩青天、賞准追究、人贓俱獲、感佩無暨、州尊看畢、大笑道、我把你者奴才自不小心、將銀失落、難道叫本州去問那根黃槐樹追要不成、那王大才、哀哭不已、州尊道、罷了、待本州明日親去看驗一遭、再作道理、次日、遂往城隍祠進香、默祝一番、即唱道下鄉、此時鬨動滿村齊來看、州尊設樹判案、那州尊來至樹下坐定、仰視良久、忽然大喝道、好大膽的黃槐樹、你將王大才的銀子藏在何處去了、好好招出、免得本州動刑、假意近樹傾聽、移時忽勃然大怒道、本州不動刑、你是不招的、吩咐差役、打他一百皮鞭、不一時打畢、又近樹去聽一陣、又怒道、你還不招、吩咐重責八十頭刑、差役無柰只得從命、將次打完、忽然落下黃槐葉三張、州尊看得親切、俯思良久、遂問眾人道、汝眾人中有葉三其人無、有眾人答言有、州尊喚到

公案前跪下、問道汝叫葉三麽、答言是、又問所職何業、答言種土營生、又問汝爲何將王大才之銀拿去了、該得何罪者、一句話問得葉三吃驚不小、心想我撿銀之時、並無一人在傍、怎麽州大人就知道了呢、眞眞是神明之宰、遂實供道、前一日小人上坡做活往者樹下經過、耳聞鵲鳥驚噪、朝上一看、見極枝裡有個布包袱、心中驚異、遂上樹取下、打開見是五封銀子、又未見一人往來、以爲神天所賜、遂拿回家中收藏、却不知是王大才的、望大人詳情州尊道、少待、我自有處、遂排道回衙、喚王大才上堂罵道、把你者惷奴才、一個好好妻子、却拿私意去試探他、若非本州禱城隍顯應、落葉之兆、看你者案、從何處辦起、本待杖你四十、以戒下次、姑念你乃無知愚氏、跪過一旁、聽本州發落、葉三上前道、你撿拾遺金、非偷盜可比、昨日樹下、從直說出、汝之誠樸、王大才之銀、本州判一封與你、以後更當勉力向善可也、彼時葉三辭道此銀既屬有主、小人不敢要、力辭之、大人誇奬不已、不要浮財、後自要發達、那葉三叩頭而去、將銀給與王大才、教他已後小心、不必出外經商、大才領銀而去、審畢退堂、觀者無不嘖嘖稱羨、以爲神君復出、洵邦家之光也、故特表揚之、以爲當世之士大夫勸

宣講彙編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他[illegible]

持杖[illegible]

孫他莊
侍杖